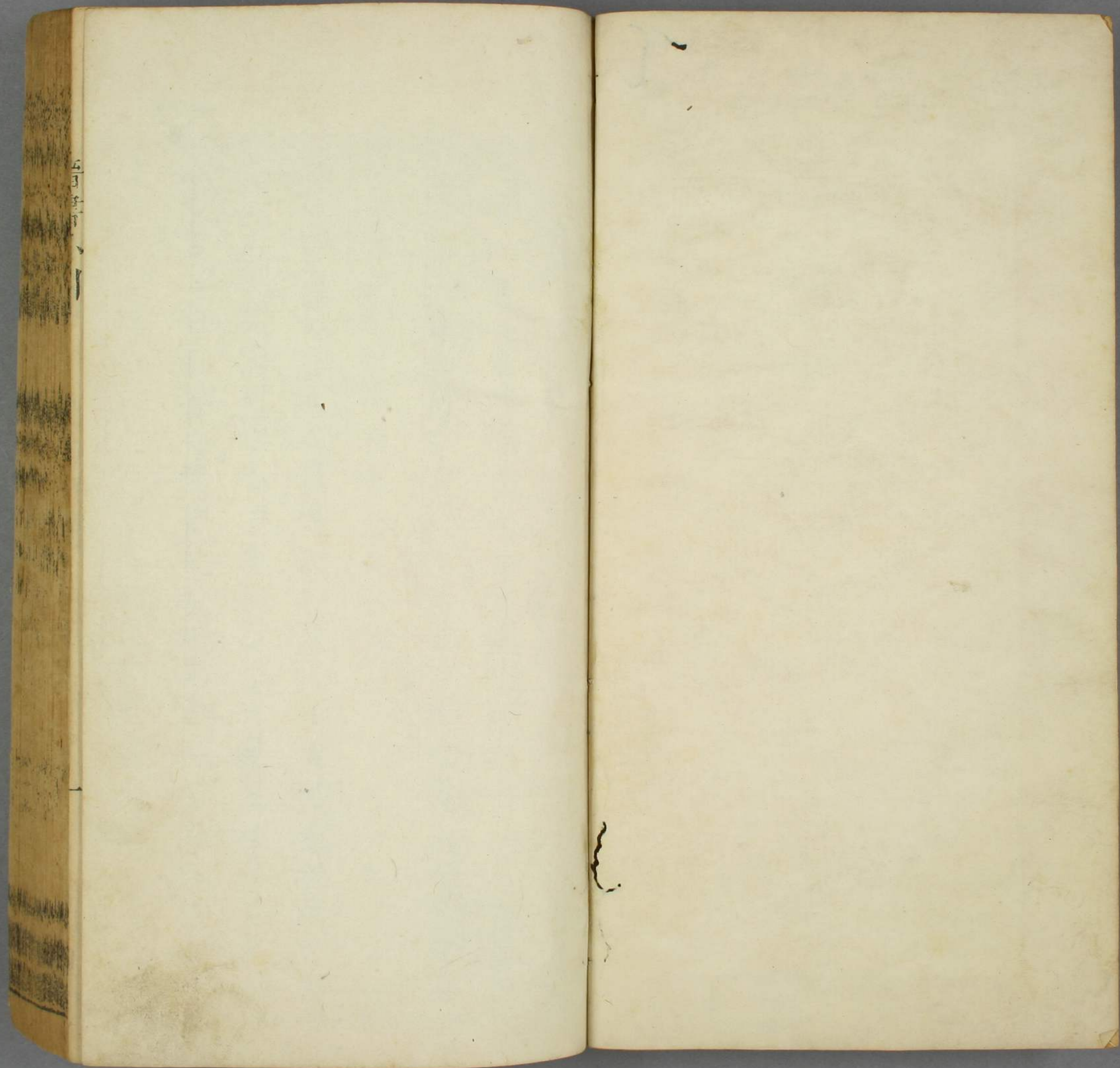




二十一史論贊

リ 8
1899
2







晉書小引

晉史一十八家其外又有杜延業晉春秋賈禕王仲寶儼
等實錄潘綽劉蕞晉書指掌范質陷蕃錄想見當時作者
之盛唐興命儒臣做史記之目成書一百三十卷去古漸
遠朱子謂晉書皆爲許敬宗胡寫入小說又多改壞了東
坡言孟嘉傳陶淵明之自然今改云使然此類甚多東坡
此文亦不曾見包揚因問晉書說得晉人風流處好曰世
說所載說得較好今皆改之矣錄是觀之知幾三長之說



史家缺一不可第書中志表論贊固多雋妙之辭雖欲不勤為採輯不可得也

古吳沈國元飛仲題



二十一史論贊目錄

古吳 沈國元飛仲 批選 子 沈 琦韓來 較

天台 陳臣謙六吉 全閱 武林 沈 獅調象

漳海 劉履丁彝仲 秀水 姚 滾長源 全叅

晉書

帝紀

宣帝

景帝文帝

武帝

惠帝

懷帝愍帝

元帝明帝

成帝康帝

穆帝哀帝海西公

簡文帝武帝

安帝恭帝

志

天文

地理

律歷

禮

樂

職官

輿服

食貨

五行

刑法

列傳

后妃

王祥王覽何曾何劭何遵石苞石崇鄭冲

羊祜杜預

陳騫裴秀

衛瓘張華劉卞

宗室

宣五王文六王

王沉荀顛荀勗馮統

賈充鄭彰楊駿

魏舒李熹劉實高光

王渾王濬唐彬

山濤王戎郭舒樂廣

鄭袤李胤盧欽華表石鑿溫羨

劉毅程衛和嶠武陔任愷崔洪郭奕侯史光何攀

劉頌李重

傅玄傅咸傅祗

向雄段灼閻續

阮籍稽康向秀劉伶謝鯤胡毋輔之畢卓王尼羊曼光逸

曹志庾峻郭象庾純秦秀

皇甫謐摯虞束皙王接

郤詵阮种華譚袁甫

愍懷太子

陸機陸雲

夏侯湛潘岳張載

江統孫楚

羅憲滕脩馬隆胡奮陶璜吾彥張光趙誘

周處周訪

八王

解系孫旂孟觀牽秀繆播皇甫重張輔李含張方閻鼎索靖

賈疋

周浚成公簡苟晞華軼劉喬

劉昆祖逖

郗續季矩段匹磾魏浚郭嘿

武十三王元四王簡文三子

王導

劉弘陶侃

溫嶠郝鑿

顧榮賀循楊方薛兼紀瞻

劉隗刁協戴若思周顛

應詹甘卓鄧騫卞壺劉超鍾雅

孫惠熊遠王鑿陳頤高嵩

郭璞葛洪

庾亮

桓彝

王湛等袁悅之祖台之荀崧范汪范甯劉恢張憑韓伯

王舒王廙虞潭碩衆張閻

陸燁何充褚裒蔡謨諸葛恢殷浩顧悅之蔡裔

孔愉丁潭張茂陶回

謝尚謝安

王羲之許邁

王遜蔡豹羊鑿劉胤桓宣毛寶劉遐鄧嶽朱序

陳壽王長文虞傅司馬彪王隱虞預孫盛于寶鄧粲謝沉習

鑿齒徐廣

顧和袁環江道車胤殷覬王雅

王恭庾楷劉牢之殷仲堪楊佺期

劉毅諸葛長民何無忌檀憑之魏詠之

張軌張祚

涼武昭王

孝友

忠義

良吏

儒林

文苑

外戚

隱逸

藝術

烈女

四夷

王敦沈充桓溫孟嘉

桓玄卞範之殷仲

王彌張昌陳敏王如杜曾杜弢王畿祖約蘇峻孫恩盧循譙

繼

劉元海劉和劉宣劉聰陳元達劉曜

石勒石季龍

慕容氏

符氏

姚氏

李氏

呂氏

慕容垂等

乞伏氏

秃髮氏

慕容德等

沮渠蒙遜

赫連勃勃

晉書目畢

二十一 史論贊 晉書

唐太宗文皇帝御著 明 沈國元 閱

帝紀

宣帝 司馬懿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為本邦國之貴元首為先治亂無常興亡
 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為憂三王已來處其憂而為樂競
 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疆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
 氣霧交飛宣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稜威用人
 如在已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

時舒卷戢麟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
觀其雄畧內斷英猷外決珍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
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
闔志遺其中悃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
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
見而返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良將
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
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傳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
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會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

陵土未乾透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為惑夫
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
耻欺偽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姦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
之者少為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
嗤後代亦猶竊鍾掩耳以衆人為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為莫覩
故知貪於近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則當
禍人而福己順理而舉易為力背時而動難為功況以未成之晉
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
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陳大士曰太史公為史記序論發詞宕激奔截下竊推情斫物
理達為歸偶儷之興端於後漢晉紀因之遂格一成雖有駢麗
之觀苦無篇章之法掇其清艷庶乎可觀
清祭之詞精嚴之義津津沁人心骨

景帝文帝

司馬師

司馬昭

史臣曰世宗以獻畧創基太祖以雄才成務事殷之迹空存翦商
之志彌遠三分天下功業在焉及踰劍銷氛淨淮靜亂桐宮昏怨
或所不堪若乃體以名臣格之端揆周公流連於此歲魏武得意
於茲日軒懸之樂大啓南陽師摯之國於焉北面壯矣哉包舉天
人者也為帝之主不亦難乎
美刺多風斯稱綿裡針

武帝 司馬炎

制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供代勞。以治易
 亂。絕^揚縑綸之貢。去雕琢之飾。制奢侈。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
 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讎不
 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畧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時民和俗靜。
 家給人足。聿脩武用。思啓封疆。決神美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
 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迹。兵無血刃。楊越為墟。通上
 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人之功。成矣。霸
 王之業。大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為。驕秦之心。因斯以起。見土地

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觀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逆於禍亂。是猶將遠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尚轉難。南北信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況以新習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充凶豎懷姦志。以雄權揚駿豺狼。苞禍心以專輔。及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踈連。兵競滅其本。棟梁回忠而起。偽擁衆各舉其威。會未數年。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棄所大以資人掩。

其小而自託為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

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

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閉其端。而

世祖惑荀勗之姦謀。迷王渾之偽策。心屢移於衆口。事不定於己。

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

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極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

社稷者。孝之大。況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

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於初。

而乘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許介夫曰。廢立之際。理所難言。晉祚延促。政不繇是。觀乎明帝。覆床掩面。斯為得矣。若有變置。則又將以彼取尤耳。權輕重。審小大。議論極有關係。人居安可不聞此言。

惠帝 司馬衷

史臣曰。不才之子。則天稱大。權非帝出。政邇宵人。褒姒共叔。帶並興。襄后與大戎俱運。昔者丹朱不肖。赧王逃責。相彼凶德。事關生咎。方乎土梗。以遂其情。溽暑之氣。將闡淫毒。之音罕記。乃彰嗤笑。用符顛隕。豈通才俊。彥猶形於前代。增淫助虐。獨擅於當今者歟。物歸忠良。於茲拔本人稱妖孽。自此疏源。長樂不祥。承華非命。生靈版蕩。社稷丘墟。古者敗國亡身。分鑣共軫。不有亂常。則多庸暗。豈明神喪。其精鬼武。皇不知其子也。辭氣激烈。足聳庸暗之目。

懷愍皇帝 懷帝諱熾武帝子 愍帝諱鄴武帝孫
史臣曰昔炎暉杪暮英雄多假於宗室金德韜華顛沛共推於懷
愍樊陽寂寥兵車靡會豈力不足而情有餘乎喋喋遺萌苟存其
主譬彼詩人愛其棠樹夫有非常之事而無非常之功詳觀發迹
用非天啟是以輿棺齒劍可得而言焉於時五嶽三塗並皆淪寇
龍川牛首故以立君股肱非挑戰之秋劉石有滔天之勢療饑中
斷嬰戈外絕兩京淪狄再駕徂戎周王隕首於驪峰衛公亡肝於
淇上思為一郡其可得乎于寶有言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
量應時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

懷愍皇帝

懷帝諱熾武帝子

愍帝諱鄴武帝孫

史臣曰昔炎暉杪暮英雄多假於宗室金德韜華顛沛共推於懷
愍樊陽寂寥兵車靡會豈力不足而情有餘乎喋喋遺萌苟存其
主譬彼詩人愛其棠樹夫有非常之事而無非常之功詳觀發迹
用非天啟是以輿棺齒劍可得而言焉於時五嶽三塗並皆淪寇
龍川牛首故以立君股肱非挑戰之秋劉石有滔天之勢療饑中
斷嬰戈外絕兩京淪狄再駕徂戎周王隕首於驪峰衛公亡肝於
淇上思為一郡其可得乎于寶有言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
量應時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

二十一 史論 懷愍 七

驅馳三世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
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大小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瑣引州秦
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內夷曹爽
外襲王凌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已於是百姓與
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
而在機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
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而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
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
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脩祖宗之

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杖王杜
之決役不二時江湘來同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天下書
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量委畝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謗雖
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
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師
尹無具瞻之貴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
德惟亂是聞朝為伊周夕成桀蹠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
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網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
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

於荆揚元海王彌撓之於青冀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
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
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彼元海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
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
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
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
如拾遺芥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
哉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
水於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
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禦其大災百姓
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
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藪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斲刑罰
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尊慈愛以
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
禮小人盡力廉耻篤於家閭邪僻消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
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乎基廣
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
者之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昔周之

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至於公劉，遭夏人之亂，去郃之幽，身服厥勞，至於太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從之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至於王季，能貊其德音，至於文王，而維新其命。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隆九族，外尊事黃耆，以成其福祿者也。而其妃后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成婦道，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以三聖之知，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

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宣景遭多難之時，誅庶孽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毫。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士者

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
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
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旰不暇食仲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
以為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
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執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
其尊小錄其要而世俗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
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肯子
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莊櫛織紵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
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昏不耻淫

洪之過不拘妬忌之忌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
聞四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
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蓄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
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也察庾
純賈克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才而知將帥之不讓師
郭欽之謀而寤戎狄有釁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傳
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主
治之幸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鼓樂范燮必為之請死
賈誼必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

位。羈於強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於中宗皇帝。贊曰。懷佩玉璽。愍居黃屋。鼇墜三山。鯨吞九服。儻入金商。穹居未央。園廡盡仆。方趾咸僵。大夫反首。徙我平陽。主憂臣哭。於何不減。王元美曰。悉而腴。風規明遠。多接為惟。子虛凌雲。琳檄愈風。昔人讀書。致是樂也。

元帝明帝

司馬睿

司馬紹

史臣曰。維揚作寓。馮帶洪流。楚江恒戰。方城對敵。不得不推誠將相。以總戎麾。樓船萬計。兵倍王室。處其利而無心者。周公其人。也。威權外假。嫌隙內興。彼有順流之師。此無疆藩之援。高逢九亂。克止八音。明皇負圖。屬在茲日。運龍韜於掌握。起天旆於江靡。燎其餘燼。有若秋原。去練經而踐戎場。斬鯨鯢而拜園闕。鎮削威權。州分江漢。覆車不踐。貽厥孫謀。其後七十餘年。終罹敬道之害。或曰興亡在運。非止上流。豈創制不殊。而弘之者異也。贊曰。傾天翅害。猛獸呈災。琅邪之子。仁義歸來。龔行趙璧。命筭荆

二十一 史論責

卷之二

元帝明帝

十二

大來堂

臺雲瞻北海江望南開晉陽禦敵河西全壤胡寇雖艱靈心弗爽
三方馳騫百蠻從響寶命還昌金輝載朗明后波蕤軍書接要莽
首晨懸董臍昏燎厥德不回餘風可劭

晉元帝與宋高宗皆無中原之志者也高宗以李伯紀諸人為
相張韓劉岳為將而不能復中原一寸土況晉元止得王茂公
乎偏安江左責固有所歸矣
論極鴻衍有摩空到遠之勢贊如清商引風琳琅入聽

成帝康帝 司馬衍 司馬岳

史臣曰肆虐滔天豈伊朝夕若乃詳刑不怨庶情猶仰又可以見
逆順之機焉成帝因削弱之資守江淮之地政出涓陽聲乘威服
凶後既縱神詔貼危京華無教庾之資宮室顛咸陽之火桀犬吠
堯封狐嗣亂方諸后羿曷若斯之甚也反我皇駕不有晉文之師
繫於苞乘且賴陶公之力古之戾服不幸臣家天子宣游則避宮
北面聞諸遺策用為恒範顯宗於王道之門歛衣前拜豈魯公受
玉之卑乎帝亦克儉於躬庶能激揚流弊者也
贊曰惟皇夙表余舅為毗勤於致寇拙於行師火及君屋兵纏帝

惟石頭之駕海內含悲康后天資居哀禮緝隆典方興降齡奚促
清綺無繁靡之音

穆帝哀帝海西公司馬聃 司馬至 司馬奕

史臣曰孝宗因繼抱之資用母氏之化中外無事十有餘年以武
安之才啓之疆場以文王之風被乎江漢則孔子所謂吾無間然
矣哀王寬惠可以為君而鴻祀禳天用塵其德東海遠許龍之駕
屈放命之臣所謂柔弱勝剛彊得盡於天年者也
贊曰委表稱化大孝為宗遵彼聖善成茲允恭西旌玉壘北旆金
墉遷殷舊燹莫不來從哀后寬仁惟靈既集海西多故時災見及
彼異阿衡我非昌邑
本原之論

山封泥函谷而條綱弗垂威恩罕樹道子荒乎朝政國寶彙以小
人拜授之榮初非天旨鬻刑之貨自走權門毒賦年滋愁民歲廣
是以聞人許榮馳書詣闕烈宗知其抗直而惡聞逆耳肆一醉於
崇朝飛干觴於長夜雖復昌明表夢安聽神言而金行頹弛抑亦
人事語曰大國之政未陵夷小邦之亂已傾覆也屬符堅百六之
秋棄肥水之衆帝蹕為武不亦優哉
雅嚴弘邈復多警策之思論中之錚錚者

安帝恭帝

馬德宗

司馬德文

史臣曰安帝即位之辰鍾無妄之日道子元顯並傾朝政主昏臣
亂未有不如斯亡者也雖有手握戎麾心存舊國迴首無良忍焉
蕭散於是桓玄承襲勢踰賤指六師咸泯隻馬徂遷是以宋高非
典午之臣孫恩豈金行之寇若乃世遇顛覆則恭皇斯甚於越之
民詎燠丹穴會稽之侶寧歎入臣去皇屋而歸來灑丹書而不恨
夫五運攸革三微數盡猶高秋彫候理之自然觀其搖落人有為
之流連者也

寫二君時遇滿眼蕭索淒其不勝盛衰之感臨末數語如砧聲

安帝恭帝

馬德宗

司馬德文

十六

暮急攪人懷緒

志

天文

昔在庖犧觀象察法以通神明之德以顛天地之情可以藏往知來開物成務故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則觀乎天文以示變者也尚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此則觀乎人文以成化者也是故政教施於人理祥變應乎天文得失雖微罔不昭著然則三皇邁德七曜順軌日月無薄蝕之變星辰靡錯亂之妖黃帝創受河圖始明生咎故其星傳尚有存焉降在高陽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爰酒帝學亦式序三辰唐虞則羲和繼軌有夏則

辰吾紹德年代。繇邈文籍靡傳。至於殷之巫咸。周之史仁。格言遺記。於今不朽。其諸侯之史。則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臯。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暴秦燔書。六經殘滅。天官星占。存而不毀。及漢景武之際。司馬談父子繼為史官。著天文書。以明天人之道。其後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定條作皇極論。以參往之行事。及班固叙漢史。馬遷續述天文。而蔡邕譙周。各有撰錄。司馬彪採之以繼前志。今詳衆說。以著於篇。

陳大士曰。言約義該。

地理志上 總叙 平州 司州 兗州 豫州 冀州 梁州

昔者元胎無象。太素流形。對越在天。以為元首。則記所謂冬居營窟。夏居橧巢。飲血茹毛。未有麻絲者也。及燧人鑽火。庖犧出震。風宗下武。炎胤昌基。畫野無聞。其歸一揆。黃帝則東海南江。登空躡岱。至於崑峰。振纜風山。訪道存諸汗竹。不可厚誣。高陽任地。依神帝嚳。順天行義。東踰蟠木。西濟流沙。北至幽陵。南撫交趾。日月所經。舟車所至。莫匪王臣。不踰茲域。帝堯時。禹平水土。以為九州。虞舜登庸。厥功彌劭。表提類而分區。宇判山河。而考疆域。冀北創并。

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則書所謂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者。也。夏功在於唐堯。殷因無所損益。周武克商。自豐徂鎬。至成王時。改作禹貢。徐梁入於青雍。冀野析於幽并。職方掌天下之土。以周厥利。保章辯九州之野。皆有分星。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始皇初并天下。懲忒戰國。削罷列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於是興師踰江。平取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郡一守焉。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縈西帶。皆臨大海。漢祖龍興。革秦之弊。分內史為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文增

厥九。景加其四。武帝開越攘胡。初置十七。拓土分疆。又增十四。昭帝少事。又增其一。至平帝元始二年。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有一。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又置徐州。復夏舊號。南置交趾。北有朔方。凡為十三部。光武授戈之歲。在彫耗之辰。郡國蕭條。并省者八。建武十一年。省州牧。復為刺史。員十三人。各掌一州。明帝置一章。帝置二。和順改作。其名有九。省朔方刺史。合之於司隸。凡十三部。而郡國百有八焉。桓靈頗增於前。後置六郡。魏武定霸。三方鼎立。生靈版蕩。關洛荒蕪。所置者十二。所省者七。而文帝置七。明及少帝增二。得漢郡者五十四焉。蜀先主於漢建安

之間。初置郡九。後主增二。得漢郡者十有一焉。吳主大皇帝初置郡五。少帝景帝各四。歸命侯亦置十有二。郡得漢郡者十有八焉。晉武帝太康元年。既平孫氏。凡增置郡國二十有二。省司隸置司州。別立梁秦寧平四州。仍吳之廣州。凡十九州。郡國一百七十三。以為冠帶之國。盡有殷周之土。若乃歆龐於天地之始。昭晰於羲農之世。用長黎元。未爭疆場。而玉環楛矢。夷表風駕。南翬表。既東風入律。光乎上德。奚遠弗臻。然則星象麗天。山河紀地。端掖裁其弘敞。峭函判其都邑。仰觀俯察。萬物攸歸。是以洛汜咸陽。宛然秦漢。晉濱河西。同知堯禹。於茲新邑。宅是鎬京。五尺童子。皆能口誦。

者。史官弗之書也。昔庖犧氏生於成紀。而為天子。都於陳。神農氏都陳。而別營於曲阜。黃帝生於壽丘。而都於涿鹿。少昊始自窮桑。而遷都曲阜。顓頊始自窮桑。而徙邑商丘。高辛既號。建都於亳。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大哉坤象。萬物資生。載崑華而不墜。傾河海而寧泄。考卜惟王。乘飛駐軫。睨嶠山而鑄勒。覽會城以為翫。時逢稽浸。道接陵夷。平皇東遷。星離亘剖。當塗馭宇。瓜分鼎立。世祖武皇帝。接千祀之餘。當八堯之禪。先王桑梓。罄宇來歸。斯固可得而言者矣。惠皇不虞。中州盡棄。永嘉南度。論行建鄴。九分天下。而有二焉。

典贍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律歷志上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神道廣大。妙本於陰。陽形器精微。義先於律呂。聖人觀四時之變。刻玉紀其盈虛。察五行之聲。鑄金均其清濁。所以遂八風而宣九德。和大樂而成政道。然金質從革。侈弇無方。竹體圓虛。脩短利制。是以神替作律。用寫鍾聲。乃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又叶時日於晷度。效地氣於灰管。故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飛。律通吹而命之。則天地之中聲也。故可以範圍百度。化成萬品。則虞書所謂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者也。中聲節以成文。德音章而和備。則可

律歷志上
二十一
律歷志上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八 律歷
以動天地。感鬼神。導性情。移風俗。叶言志於詠歌。鑿盛衰於治亂。故君子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蓋由茲道。太史公律書云。王者制事立物。法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之本。其於兵械。尤所重焉。故云望啟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及秦氏滅學。其道浸微。漢室初興。丞相張蒼首言音律。未能審備。孝武帝創置協律之官。司馬遷言律呂相生之次。詳矣。及王莽之際。考論音律。歌條奏大率有五。一曰備數。一十百千萬也。二曰和聲。宮商角徵羽也。三曰審度。分寸尺丈引也。四曰嘉量。籥合升斗斛也。五曰權衡。銖兩斤鈞石也。班固因而制之。蔡邕又記建

武以後。言律呂者。至司馬紹統採而續之。漢末天下大亂。樂工散亡。器法堙滅。魏武始獲杜夔。使定樂器聲調。夔依當時尺度。權備典章。及武帝受命。遵而不革。至泰始十年。光祿大夫荀勗奏造新度。更鑄律呂。元康中。勗子藩嗣其事。未及成功。屬永嘉之亂。中朝典章咸沒於石勒。及元帝南遷。皇度草昧。理容樂器。掃地皆盡。雖稍加採掇。而多所淪胥。終於恭安。竟不能備。今考古律相生之次。及魏武已後。言音律度量者。以志於篇云。傳云。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使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之陰。取竹之懈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曰含。少次制

十二竹筩寫鳳之鳴。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以定律呂，則律之始造，以竹為管，取其自然圓虛也。又云黃帝作律，以玉為管，長尺六孔，為十二月音。至舜時，西王母獻昭華之瑄，以玉為之。及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瑄，又武帝太康元年，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家，亦得玉律。則古者又以玉為瑄矣。以玉者，取其體含廉潤也。而漢平帝時，王莽又以銅為之。銅者，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為物至精，不為燥濕寒暑改節。介然有常，以士君子之行，故用焉。○結到人身○上思奇上大

律歷志中

昔者聖人擬宸極以運璿璣，揆天行而序景曜，分辰野，辨躔歷，敬農時，興物利，皆以繫順兩儀，紀綱萬物者也。然則觀象設卦，扞閏成文，歷數之原，存乎此也。逮乎炎帝，分八節，以始農功，軒轅紀三綱，而闡書契，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造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斯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發飲，起消息，正閏餘，述而著焉。謂之調歷，洎於少昊，則鳳鳥司歷，顓頊則南正司天，陶唐則分命羲和，虞舜則因循堯法，及夏殷承運，周氏應期，正朔既殊，創法斯異。傳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

月於周為五月。是故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和萬國。以協三辰。至乎寒暑晦明之徵。陰陽生殺之數。啟閉升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躔次。而無滯流。故能該泮生靈。堪輿天地。周德既衰。史官失職。疇人分散。機祥不理。秦并天下。頗推五勝。自以獲水德之瑞。用十月為正。漢氏初興。多所未暇。百有餘載。襲秦正朔。爰及武帝。始詔司馬遷等議造漢歷。乃行夏正。其後劉歆更造三統。以說左傳。辯而非實。班固惑之。采以為志。逮光武中興。太僕朱浮數言。歷有乖謬。於時天下初定。未能詳考。至永平之末。改行四分。七十七餘年。儀式乃備。及光和中。乃命劉洪蔡邕共脩律歷。其後司馬彪

因之以繼班史。今采魏文黃初已後言歷數行事者。以續司馬彪云。

推本大易。已該數學之全。文復精琢流麗。

律歷下

魏尚書郎楊偉表曰。臣覽載籍。斷考歷數。時以紀農。月以紀事。其所由來。遐而尚矣。乃自少昊。則玄鳥司分。顓頊。帝嚳。則重黎司天。唐帝虞舜。則羲和掌日。三代因之。則世有日官。日官司歷。則頒之諸侯。諸侯受之。則頒於境內。夏后之世。羲和酒淫。廢時亂日。則書載胤征。由此觀之。審農時而重人事。歷代然之也。逮至周室。既衰。戰國橫驚。告朔之羊。廢而不紹。登臺之禮。滅而不遵。閏分乖次。而不識。孟陬失紀。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螫蟲之不藏也。是時也。天子不協時。司歷不協日。諸侯不受職。日御不分朔。人事不恤。廢

二十一史論資 卷之八
棄農時仲尼之撥亂於春秋說褒貶糾黜司歷失閏則譏而書之
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自此以降暨於秦漢乃復以孟冬為歲首
閏為後九月中節乖錯時月紕繆加時後天蝕不在朔累載相齟
久而不革也至武帝元封七年始乃悟其繆焉於是改正朔更歷
數使大才通人更造太初曆校中朔所差以正閏分課中星得度
以考疎密以建寅之月為正朔以黃鍾之月為律歷初其歷斗分
太多後遂疏濶至元和二年復用四分曆施而行之至於今日考
察日蝕率常在晦是則斗分太多故先密後疏而不可用也是以
臣前以制典餘日推考天路稽之前典驗之以蝕朔詳而精之更
前○人○著作○不○苟

建密歷則不先不後古今中天以昔在唐帝協日正時允釐百工
咸熙庶績也欲使當今國之典禮凡百制度皆齟合往古郁然備
足乃改正朔更歷數以大呂之月為歲首以建子之月為歷初臣
以為皆在往代則法日顯項曩自軒轅則歷日黃帝暨至漢之孝
武革正朔更歷數改元曰太初因名太初曆今改元為景初宜曰
景初曆臣之所建景初曆法數則約要施用則近密治之則省功
學之則易知雖復使研棗心算隸首運籌重黎司晷義和察景以
考天路步驗日月究極精微盡術數之極者皆未能並臣如此之
妙也

改正源流極其精詳。要惟本之推驗而得。則其學術更非無傳以自致者。

禮

夫人含天地陰陽之靈。有哀樂喜怒之情。乃聖垂範以為民極。節其驕淫以防其暴亂。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婦之義。然後為國為家。可得而治也。傳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乃太一初分。燧人鑽火。志有賜於恭儉。情不由乎玉帛。而酌玄流於春澗。之右焚封豕於秋林之外。亦無得而闕焉。軒頊依神。唐虞稽古。逮乎隆周。其文大備。或垂百官之範。置不刊之法。或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叔代澆訛。王風陵謝。事睽光國。禮亦愆家。趙簡子問大叔以揖讓周旋之禮。對曰。蓋所謂

儀而非禮也。天經地義之道。自茲尤缺。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迹三代之典。垂百王之訓。時無明后。道曠不行。若夫情尚分流。隄防之仁。是棄。洗訛異術。洙泗之風。斯泯。是以漢文罷再朞之喪。中興為一郊之祭。隨時之義。不其然歟。而西京元鼎之辰。中興永平之日。䟽壁流而延冠帶。啓儒門而引諸生。兩京之盛。於斯為美。及山魚登俎。澤豕睽經。禮樂恒委。浮華相尚。而郊禋之制。網紀或存。魏氏光宅。憲章斯美。王肅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載。三千條之禮。十七篇之學。各以舊文增損。豈當世所謂致君於堯舜之道焉。世屬雕牆時逢糝政。周因之典。務多遺俗。而遺編殘冊。猶有可觀者。

也。景初元年。營洛陽南。委粟山以為圓丘。祀之日。以始祖帝牽配房俎。生魚陶樽。玄酒非樽。紳為之網紀。其孰能與於此者哉。宣景戎旅未遑。伊制太康。平吳九州。共一禮經。咸至樂器。同歸於是。齊魯諸生。各携緗素。武皇帝亦初平冠。亂意先儀範。其古禮也。則三茅不剪。日觀停瑄。其凶禮也。則深衣布冠。降席徹膳。明乎一謙三益之義。而教化行焉。元皇中興。事多權道。遺文舊典。不斷如髮。是以常侍戴邈。詣闕上䟽云。方今天地更始。萬物權輿。蕩近世之流弊。創千齡之英範。是故雙劔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其所以興起禮文。勸帝身先之也。穆哀之後。王猷

漸替桓温居揆政由已出而有司或曜斯文增暉執事主威長謝
臣道專行記曰苟無其位不可以作禮樂豈斯之謂歟
文尚駢麗結習使然也獨其機神軒舞多參差流宕之致聖神
潛施救挽讀書尚論者當於言外得之

樂志上

夫性靈之表不知所以發於詠歌感動之端不知所以關於手足
生於心者謂之道成於形者謂之用譬諸天地其自影響百獸率
舞而况於人乎美其和平而哀其喪亂以茲援律乃播其聲焉農
瑟義琴倕鍾和磬達靈成性象物昭功由此言之其來自遠豈氏
不綱遺風餘孽淫奏既興雅章奔散英莖之制益已微矣孔子曰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周始二南風兼六代昔黃帝作雲門堯作咸
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殷作大濩周作大武所謂因前王之禮設
俯仰之容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書稱命變典樂教胄子則周官所

謂奏大呂歌黃鍾天。既來下人。祗動色。抑揚周監。以弘雅音。及褒
艷興災。平王逢亂。禮廢親疎。樂沈河海。是以延陵季子聞歌。小雅
曰。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風焉。而列壤稱孤。各興咏詠。魏
文侯聆古樂而恐。臥晉平公聽新聲而忘食。先王之道。漸以陵夷。
八方殊風。九州異則。秦氏并吞。遂專刑憲。至於絃歌詩誦。干戚髦
羽。投諸烟火。掃地無遺。漢祖提劍寰中。削平天下。文匪躬於德化。
武有心於制作。太后擯儒家之道。大臣排賈氏之言。搢紳先生所
以長嘆。而子政仲舒。猶不能已也。炎漢中興。明皇帝即位。表圭景
而陳清廟。樹槐陰而疏璧流。祀光武於明堂。以配上帝。召桓榮於

大學。祖而割牲。濟濟焉。皇皇焉。有足觀者。自斯厥後。禮樂彌廢。永
平三年。官之司樂。改名大予。式揚典禮。旁求圖讖。道隣雅頌。事適
中和。其有五方之樂者。則所謂大樂九變。天神可得而禮也。其有
宗廟之樂者。則所謂肅雍和鳴。先祖是聽者也。其有社稷之樂者。
則所謂琴瑟擊鼓。以迓田祖者也。其有辟雍之樂者。則所謂移風
易俗。莫善於樂者也。其有黃門之樂者。則所謂宴樂羣臣。躡躡舞
戒者也。其有短簫之樂者。則所謂王師大捷。令軍中凱歌者也。魏
武接天子而令諸侯。思一戎而匡九服。時逢吞滅。憲章咸盪。及削
平劉表。始獲杜夔。揚鞞總干。式遵前記。三祖紛綸。咸工篇什。鼓歌

雖有損益。愛翫在乎雕章。是以王粲等各造新詩。抽其藻思。吟咏神靈。贊揚未饗。武皇帝採漢魏之遺範。覽景文之垂則。鼎鼐維新。前音不改。秦始元年。光祿大夫荀勗始作古尺。以調散韻。仍以張華等所制高文。陳諸下管。永嘉之亂。伶官既滅。曲臺宣榭。咸變汚萊。雖復象舞歌工。自胡歸晉。至於孤竹之管。雲和之瑟。空桑之琴。泗濱之磬。其能備者。百不一焉。夫人受天地之靈。蘊菁莪之氣。剛柔通用。哀樂分情。春陽而自喜。遇秋彫而不悅。遊乎金石之端。出平管絃之外。因物遷遞。乘流不反。是以楚王升輕軒於彭蠡。漢順聽鳴鳥於樊鄢。聖人功成作樂。化平裁曲。乃揚節奏。以暢中和。

飾其歡欣。止於哀思者也。凡樂之道。五聲八音。六律十二管。為之綱紀云。

不難於典麗。而難於清疏。此為耦編之萬選。

樂志下

永嘉之亂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江左初立宗廟尚書
 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循答云魏氏增損漢樂以為一代
 之禮未審大晉樂名所以為異遭離喪亂舊典不存然此諸樂皆
 和之以鐘律文之以五教詠之以歌辭陳之於舞列宮懸在庭琴
 瑟在堂八音迭奏雅樂並作登歌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
 漢氏以來依倣此禮自造新詩而已舊京荒廢今既散亡音韻曲
 析又無識者則於今難以意言於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太樂
 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太寧末明帝又訪

阮孚等增益之。咸和中，成帝乃復置太樂官。鳩集遺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庾亮為荊州，與謝尚脩復雅樂，未具而亮薨。庾翼桓溫專事軍旅，樂器在庫，遂至朽壞。馬及慕容儁平冉閔，兵戈之際，而鄴下樂人亦頗有來者。永和十一年，謝尚鎮壽陽，於是採拾樂人，以俗太樂并制石磬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樂器，又關右太元中破符堅，又獲其樂工揚蜀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廟金石始備。馬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遂不設樂。今列其詞於後云。

稽核詳晰，而筆力復古健。

職官

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所以獎導民萌，裁成庶政。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執法在南宮之右，上相處端門之外，而鳥龍居位，雲火垂名。前書詳之，其以尚矣。黃帝置三公之秩，以親黎元。少昊配九扈之名，以為農正。命重黎於天地，詔融冥於水火，則可得而言焉。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去其私。而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凡厥樞會，仰承君命，摠及周武下車，成康垂則。六卿分職，二公弘化。咸樹司存，各題標準。荀非其道，人弗虛榮。貽厥孫謀，其固本也如此。及秦變周官，漢遵羸舊。

或隨時選用。或因務遷軍。霸王之典。義在於斯。既獲厥安。所謂得其時制者也。四征興於漢代。四安起於魏初。四鎮通於柔遠。四平止於喪亂。其渡遼凌江。輕車強弩。式揚遐外。用表攻伐。興而復毀。厥歸彌繁。及當塗得志。尅平諸夏。初有軍師祭酒。參掌戎律。建安十三年。罷漢台司。更置丞相。而以曹公居之。用兼端揆。孫吳劉蜀。多依漢制。雖復臨時命氏。而無忝舊章。世祖武皇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孚為太宰。鄭冲為太傅。王祥為太保。司馬望為太尉。何曾為司徒。荀顛為司空。石苞為大司馬。陳騫為大將軍。世所謂八公。同辰攀雲附翼者也。若乃成乎棟宇。非一枝之勢。處乎經綸。稱萬

夫之敵。或牽羊以叶於夢。或垂釣以申其道。或空來以獻其術。或操版以啓其心。臥龍飛鴻。方金擬璧。秦突鄭產。楚材晉用。斯亦曩時之良具。其又昭彰者焉。宣王既誅曹爽。政由己出。網羅英俊。以備天官。及蘭卿受羈。貴公顯戮。雖復策名魏氏。而乃心皇晉。及文王纂業。初啓晉臺。始置二衛。有前驅養由之弩。及設三部。有熊渠飲飛之衆。是以武帝龍飛。乘茲奮翼。猶武王以周之十亂。而理殷民者也。是以泰始盡於太康。喬柯茂葉。來居斯位。自大興訖於建元。南金北銑。用處茲秩。雖未擬乎夔拊龍言。天工人代。亦庶幾乎任官惟賢。蒞事惟能者也。

沿逆時制。網領斯挈。覽其議論。可謂明整古蔚者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輿服

史臣曰。昔者乘雲效駕。卷領垂衣。則皇帝皐衣纁裳。放勳彤車白馬。叶三微之序。舍寅丑之建。玄戈玉刃。作會相暉。若乃參旗分景。帝車含曜。又所以營衛南宮。增華北極。月令季夏之月。命婦官染綵。穎丹班次。各有品章矣。高旗有日月之象。式視有威儀之選。衣兼銷珮。衡載鳴和。是以閑邪屏棄。不可入也。若乃正名百物。補緝四維。疏懷山之水。靜傾天之害。功尤彰者。飾彌煥。德愈盛者。服彌尊。莫不質良用成。其美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禮記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鈎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而鞍

大山龍以通其意前史以為聖人見鳥獸容貌草木英華始創衣冠而玄黃殊彩見秋蓬孤轉杓鴈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圓異則遇物成象觸類興端周因於殷其來已舊成王之會壇岳陰雨五方之盛有八十物者焉宗馬鳥旌奚徃不格殷公曹叔此為低首周禮巾車氏建大赤以朝大白以戎雅制弘多式遵遺範賓入異憲師行殊則是以有嚴有翼用光其武鈎膺倬華乃暢其文六服之冕五時之路王之常制各有等差逮禮業彫訖人情馳爽諸侯征代憲度淪亡一紫亂於齊飾長纓混於鄒詭孔子曰君子其學也博其服也鄉若乃豪傑不經庶人干典影鷖冠於鄭伯之門躡珠履於春申之第及秦皇并國攬其餘軌豐貉東至獬豸南來又有玄旗阜旒之制旒頭罕車之飾寫九王之廷於咸陽北坂車輿之綵各樹其文所謂秦人大備而陳戰國之後車者也及凝脂布網經書咸燼削滅三代以金根為帝軫除棄六冕以杓玄為祭服高祖入關既因秦制世祖提英雄之畧摠文景之資揚霓拂翳皮軒記鼓橫汾河而祀后土登甘泉而祭昊天奉常獻儀謂之大駕車千乘而騎萬匹以幸姬趙飛鷺置屬車間豹尾中又揚雄所謂矍天狼之威張曜日之靈旒駢羅列布霧集雲合者也於後王氏擅朝武車常軻赤着之亂文物無遺建武十三年吳漢平蜀始送

見制卷尚象之

履於春申之第及秦皇并國攬其餘軌豐貉東至獬豸南來又有玄旗阜旒之制旒頭罕車之飾寫九王之廷於咸陽北坂車輿之綵各樹其文所謂秦人大備而陳戰國之後車者也及凝脂布網經書咸燼削滅三代以金根為帝軫除棄六冕以杓玄為祭服高祖入關既因秦制世祖提英雄之畧摠文景之資揚霓拂翳皮軒記鼓橫汾河而祀后土登甘泉而祭昊天奉常獻儀謂之大駕車千乘而騎萬匹以幸姬趙飛鷺置屬車間豹尾中又揚雄所謂矍天狼之威張曜日之靈旒駢羅列布霧集雲合者也於後王氏擅朝武車常軻赤着之亂文物無遺建武十三年吳漢平蜀始送

輿服 三十六

葆車與輦充庭之飾漸以用備明帝採周官記禮更服衮章天子冠通天而佩玉璽魏明以黼黻之美有疑於僭於是隨章儼畧而損者半焉高堂隆奏曰改正朔殊微瑞者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氏耳目也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為景初元年服色尚黃從地正也世祖武皇帝接天人之貺開典午之基受終之禮皆如唐虞故事晉氏金行而服色尚赤豈有司失其傳歟王金象革木等路是為五路並天子之法車皆朱班漆輪畫為楯文三十輻法月之數重轂二轄以赤油廣八寸長三尺注地繫兩軸頭謂之飛鈴金薄繆龍之為輿倚較較重為文獸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箭鸞雀

立衡楯文畫轄及轄青蓋黃為裏謂之黃屋金華施檠朱檠二十八以象宿兩箱之後皆玳瑁為鷗翅加以金銀彫飾故世人亦謂之金鷗車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又加祭戟於車之右皆橐而施之祭戟飾以黻繡上為鉉字繫大蛙蟆幡軛長丈餘於戟之杪以釐牛尾大如斗置左駢馬軛上是為左蠹轄皆曲向上取禮緯山車垂句之義言不操而能自由

孫月峯曰分釋五路模擬似西陽雜俎文極蒸變而後來更古奧絕倫

食貨志

昔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三才以節其務。敬四序以成其業。觀其謠俗而正其紀綱。勗農桑之本。通魚鹽之利。登良山而採符玉。泛瀛海而罩珠璣。日中為市。總天下之隸。先諸布帛。繼以貨泉。貨遷有無。各得其所。周禮正月始和。乃布教於象魏。若乃一夫之士。十畝之宅。三日之徭。九均之賦。施陽禮以興其讓。命春社以勗其耕。天之所貴者人也。明之所求者學也。治經入官。則君子之道焉。詩曰。三之日於耜。四之日舉趾。是以農官澤虞。各有攸次。父兄之習。不翫而成。十五從務。始勝衣服。鄉無遊手。邑不廢時。

所謂厥初生民各從其事者也。是以太公通市井之貨，以致齊國之強。鴟夷善發飲之居，以盛中陶之業。昔在金天，勤於民事，命春鷹以耕稼。召夏鷹以耘鋤。秋鷹所以收斂，冬鷹於焉蓋藏。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傳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若乃九土既敷，四民承範。東吳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砂之富。充豫漆絲之膏，燕齊怪石之府。秦郢旄羽，迥帶琅玕。荆郢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舟車。遼西旃罽之鄉，葱右補梢之駿。殖物怪錯，於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總山海之饒。百畝之田，十

一而稅。九年易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長孺齒，可以養蒼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自其儀。宴享由其制。家殷國阜，遠至邇安。救水旱之災，卸寰瀛之弊。然後王之常膳，乃間笙鏞。商周之典，用此道也。辛紂暴虐，斲其經費。金縷傾宮，廣延百里。玉飾鹿臺，崇高千仞。宮中九市，各有女司。厚賦以實鹿臺之錢，大飲以增鉅橋之粟。多發妖冶，以克傾宮之麗。廣收珍玩，以備沙丘之遊。懸肉成林，積醪為沼。使男女裸體，相逐於其間。伏諸酒池，中牛飲者三千餘人。宮中以錦綺為席，綾紈為薦。及周王誅紂，肅拜殷墟。乃畫振鹿財，並頒橋粟。上天降休，殷人大喜。王赧云：季徙都西周，九鼎淪沒。二南堙盡，貸於百姓。無以償之。乃上層臺以避

其責周人謂王所居為逃責臺者也。昔周姬公制以六典職方陳其九貢頒財內府永為不刊及刑政陵夷菁茅罕至魯疾初踐畝之稅秦君收太半之八前王之範靡有子遺史臣曰班固為殖貨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誅網羅前載其文詳悉光武寬仁龔行天討王莽之後赤眉新敗雖復三暉乃暍而九服蕭條及得隴望蜀黎民安堵自此始行五銖之錢田租三十稅一民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筭顯宗即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二十草樹殷阜牛羊彌望作貢尤輕府廩還積姦回不用禮義專行於時東方既明百官詣闕戚里

侯家自相馳驚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載傳曰三統之元有陰陽之九馬蓋天地之恒數也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為關內侯云桓帝永興元年郡國少半遭蝗河泛數千里流人十餘萬戶所在廩給乏建寧永和之初西羗反叛二十餘年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冲質短祚桓靈不執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闕於是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營宮宇帝出自侯門居貧即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蓄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為私藏復寄小黃門私錢家

至巨億於是懸鴻都之榜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
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治宮室錢
大郡至二千萬錢不畢者或至自殺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連
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及董卓尋戈火
焚宮室乃劫鸞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盡取長安及
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克鑄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以為
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興毀不同凶訛相
類及卓誅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以為戰地是時穀
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積殘骸餘肉具穢道

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饑民作糜經日頒布而死者
愈多帝於是始疑有司盜其糧廩乃親於御前自加臨給饑者人
皆泣曰今始得耳帝東歸也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夜潛
渡河六宮皆步初出營欄后手持練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
刃脅奪之殺旁侍者血濺后服既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
菜以為糒糧自此長安城中盡空並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復
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闈蕩滌百官披荆棘而居焉州郡
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採摺或不能自反死於墟
巷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畧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權時調給

於時袁紹軍人皆資棧棗袁術戰士取給羸蒲魏武於是乃募良民屯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克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藏強賦弱文帝黃初二年以穀貴始罷五銖錢於時天下未并戎車歲動孔子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謀而沴氣應之也於時三方之人志相吞滅戰勝攻取耕夫釋耒江淮之鄉尤缺儲峙吳上大將軍陸遜抗疏請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眾均其勞也有吳之務農重穀始於此焉魏明帝

不恭淫於宮籩百僚編於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後關東遇水民亡產業而興師遼陽坐甲江甸皆以國乏經用胡可勝言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萬兩罄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用韜干戈於武庫破舟船於江壑河濱海岬三丘八數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東作荷鍤羸糧有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五才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翫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寶珠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

寒桃在御，隻雞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為車駕之資。馬懷帝為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既竭，百官饑甚，比屋不見火煙。饑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餒餒弘多斗米，二金死者大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十甃之麴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后渡江，軍事草創，蠻貊賤布，不有恒準。中府所儲，數四千匹。於時石勒勇銳，挺亂河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乃詔方鎮云：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千匹。六。風華雋逸，能移人情。

五行志上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發蹄施令，動關幽顯，休咎之徵，隨感而作。故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昔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寶其真，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三五已降，各有司存。爰及殷之箕子，在父師之位，典斯大範。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虛已而問焉，箕子對以禹所得雒書，授之以垂訓。然則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更為表裏。殷道絕文，王演周易，周道弊孔子述春秋，奉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休咎。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

滅學之後文帝時宐生創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矣後景武之際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之宗宣元之間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言春秋及五行又甚乖異班固據大傳來仲舒劉向劉歆著五行志而傳載眚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後所陳行事訖於王莽博通祥變以傳春秋綜而為言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別和氣應生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衆庶失常則乖氣應谷徵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修德共禦禘過則消禍而福至此其大畧也

輒舉斯例錯綜時變婉而成章有足觀者及司馬彪纂光武之後以究漢事灾肯之說不越前規今採黃初以降言祥異者著於此篇

陳大士曰漢儒之言禍福徵應貫穿萬緒同異難齊歸於三術雖純故無害也

博通深秀明於天人之故言多合道

卷之八 五行 四十四

五行志中
 赤青赤祥
 木詩妖
 毛蟲之孽
 草妖
 犬禍
 白青白祥
 羊禍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人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
 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青白
 祥唯木沴金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人人治也孔子曰君子居
 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詩曰如蜩如蟬
 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人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
 差故其咎僭差也刑罰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
 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臣畏

刑而籍口則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
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為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
兌為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羆一曰旱歲犬多狂
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口喉咳嗽者故有口舌疴金色白
故有白青白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
之其福康寧劉歆言傳曰則時有毛蟲之孽說以為於天文西方
參為獸星故為毛蟲
字字參驗經傳而出故語無游移

五行下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
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羆時則有耳疴時則有黑青黑祥惟火沴
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謀慮利害失
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
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慄而
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孽而龜能
為孽龜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為水
為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羆也一曰寒歲豕多死及

為恠亦是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病、水色黑，故有黑青、黑祥。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劉歆傳曰：有介蟲之孽也。庶徵之，恒寒。劉歆以為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電，隕霜殺菽草，皆恒寒之罰也。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誅罰過深。當煥而寒，盡六日亦為電。害正不誅，茲謂養賊。七十二日殺飛禽，道人始去，茲謂傷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而出，戰不量敵，茲謂辱命。其寒雖雨物不茂，聞善不予，厥咎聾。奇古幽奧，駢麗之習，為之一變。

刑法

傳曰：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踰。則吳歲比於犧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圓肇判，宵貌攸分，流形播其喜怒，稟氣彰其善惡，則有自然之理焉。念室後刑，衢樽先惠，將以屏除灾害，引道休和，取薛琴瑟，不忘銜策，擬陽秋之成化，若堯牽之為心也。郊原布肅，軒皇有轡野之師，雷電揚威，高辛有觸山之務。陳乎兵甲而肆諸市朝，具嚴天刑以懲亂首，論其本意，蓋有不得已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興仁，羽山咸服，而世屬僥倖，事關收蠹，政失禮微，獄成刑起。則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反周氏

刑書序

此語可作祥

龔行却收鋒。○祖述生成。○憲章堯禹。○政有膏露。○威兼禮樂。○或觀辭以明其趣。○或傾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惡以崇其本。○至夫取威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凝網。○此所謂酌其遺美而愛民治國者焉。○若乃化茂彝倫。○道睽明慎。○則夏癸之虐。○劉百姓商辛之毒。○痛四海。○衛鞅之無所自容。○韓非之不勝其虐。○與夫甘棠流詠。○未或同歸。○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抽脅。○囹圄如市。○悲哀盈路。○漢王以三章之法。○以吊之文帝。○以刑厝之道。○以臨之於時。○百姓欣然。○將逢交泰。○而犴逐情。○遷科隨意。○往獻瓊杯於闕下。○徙青衣於蜀路。○覆醢裁刑。○傾宗致獄。○况乃數囚於京兆之夜。○五日於長安之

市。○北關相引。○中都繼及者。○亦往往而有焉。○而將亡之國。○典刑成棄。○刑章以急。○其憲遺意。○以寬其網。○桓靈之季。○不其然歟。○魏明帝時。○宮室盛興。○而期會迫急。○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抗疏曰。○陛下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將為倉卒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其死也。○不汗宮掖。○不為搢紳。○驚惋不為遠近。○所疑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醒王重之。○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為也。○世祖武皇帝。○接三統之微。○酌千年之範。○乃命有司。○大明刑憲。○於時詔書。○頒新法於天下。○海內同軌。○人甚安之。○條網雖設。○稱為簡惠。○仰昭天睭。○下濟民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八
心道有法而無敗德俟刑而久立及晉圖南徙百有二年仰止前
規挹其流潤江左無外蠻陬來格孝武時會稽王道子傾弄朝權
其所樹之黨貨官私獄烈祖婚迷不聞司敗晉之網紀大亂焉
明趣崇本大哉仁人之言讀鍼灸書而除笞背猶其偶觸者耳

二十一史論贊 晉書

唐太宗文皇帝御著 明 沈國元 閱

列傳

后妃上 十后 二嬪 二夫人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等若乃作配
皇極齊體紫宸象玉牀之連後星喻金波之合義璧爰自夏古是
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四人竝列光於帝營之宮二妃同降
著彼有虞之典夏商以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姬劉以降
五翟之規其事可畧而言矣周禮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八 后妃上

一

大來堂

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內政故婚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
 之與月陰之與陽由斯而談其所從來遠矣故能母儀天寓助宣
 王化德均載物比大坤維宗廟歌其薦羞穹壤俟其交泰是以哲
 王垂憲尤重造舟之禮詩人立言先獎葛覃之訓後燭流景所以
 裁其宴私房樂希聲是用節其容止履端正本抑斯之謂歟若乃
 媵納有方防閑有禮肅尊儀而修四德體柔範而弘六義陰教洽
 於宮闈淑譽騰於區域則玄雲博入戶上帝錫母萌之符黃神降微
 坤靈贊壽丘之道終能鼎祚惟永胤嗣克昌至若儼極虧閑憑天
 作孽警策劉裳衣於衽席感脰側於弦望此龍祭結釁宗周鞠為黍苗

鸞尾擬災隆漢墜其粉社矣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崇
 非德舉淫荒挺性蔑西郊之禮容婉孌含辭作南國之奇態詖謁
 由斯外入穢德於是內宣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河雎之響永
 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蒲脫珥之猷替矣晉承其末與世
 汚隆宣皇創基功弘而道屈穆后一善勳侔於十乱洎乎太祖始
 親選良家既而帝掩紈扇躬行請託后採長白實彰妬忌之情賈
 納短青竟踐覆亡之轍得失遺跡煥在緜緜興滅所由義同畫一
 故列其本事以為后妃傳云
 劉晨翁曰典秀妍美絕似盧王草創

后已上

后妃

史臣曰。方祗體安。儼乾坤而合德。圓舒循畧。配義曜以齊明。故知
 陽燧陰凝。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氣由其調理。取譬賢淑。作
 伉文思。靈根式固。實資於此。宣穆闋禮。偶德潛鱗。翊天造之艱虞。
 嗣塗山之逸響。寶運歸其後胤。益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
 朝政。明不逮遠。愛溺私情。深杜衛瓘之言。不曉張泓之詐。運其陰
 沴。韜映乾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稟資。天縱其靈。識暗鳴蛙。
 智昏文鈴。南風肆狡。扇禍稽天。初踐椒宮。逞梟心於長樂。方觀梓
 樹。頒鳩羽於離明。褒后滅周方之益。小妹妃傾夏曾何足喻中原。

史臣曰

卷之九 后妃

三

大來堂

陷於鳴鏑其叱彰於此焉。昔者高宗諒闇，摠百官於元老，成王冲
眇，託萬機於上公。太后御宸，諒知非古。而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
屬委裘，躬行負屨。各免華陽之釁，竟躡和熹之蹤。保陵逢以克終，
所幸實為多矣。

涂永澄曰：精確之理，茂美之詞，汝漬雅化，歸本闕睢，以惠皇一
段作刑于反照，妙絕。是陰長陽消之應制之安，可不蚤極言垂
戒。卓識允為天縱。

王祥王覽何曾何劭何遵石苞石崇鄭冲

史臣曰：若夫經為帝師，鄭冲於焉無愧。孝為德本，王祥所以當仁。
何曾善其親，而及其親之黨者也。夏禹恭儉，殷因損益。性牢服用，
各有品章。諸侯不怙牛，士不怙豕。禦而驕奢，其關乎治政。乘時立
制，莫不由之。石崇學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踰五侯而
競爽。春畦羅靡，列於疑冢。晨錦障逶迤，亘以山川之外。撞鐘舞
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
螳螂襲其後也。

陳大士曰：名為魏臣，實晉所置。不可復責以女貞之行者也。石

崇之富。廼繇劫盜。即欲約以自守。亦豈得哉。

劉伯宗曰。司馬炎廢魏主璜而自立。魏之大臣。若何曾荀勗裴

秀輩拱手事賊行若犬彘。此係庸流無足論已。王祥事繼母孝。

隱居日久。不應徵辟。後為徐州別駕。治有異等之效。豈非一時

人望。何強顏逆廷。不自引遠哉。先是炎伯師廢其主芳。范文燦

遂不仕。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餘年。炎父昭與賈充成濟

構逆賊。其主髦召尚書僕射陳泰會議。泰不至。子弟傷之。乃入

見昭悲慟。昭亦泣曰。玄伯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

謝天下耳。昭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

言雖不行。亦是寒亂賊之胆。而存君臣之義。尚書王經死之節

與列宿爭光。祥于三者無一焉。語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豈其

然乎。

俊逸不減江鮑。

有焉。

王元美曰羊叔子智者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也。若於仁則吾斯之未敢信何也。得俘兒而不殺。縛敵將而放歸。輕裘緩帶。鈴閣之下。不過數人。一聞開府。踧踏不居。而讓之三光祿。追斬敵將。憐其死節。而厚殯殮之。大業垂就。而預為容棺之墟。以待慈也。儉也。不敢為天下先也。抗兵相加。哀者勝也。功成名遂。而身退也。之數者皆叔子之所饒有也。第其為德於吳厚矣。然未嘗一日而忘滅吳策。爽之必敗。而遠之策。昭之必取。而就之陳留王之立。不願為侍臣。而求外補。安為相國。則從事中郎。掌機

密。賈充出關中。而密疏留之。蓋策賈充之必不成也。凡此皆所謂智也。夫仁人者。明其道不計其功。而吾何敢信焉。雖然。自魏晉之際。未有如叔子之賢者也。唐聖俞曰。各自裁斷。無一交互語。局制屹然。大風洋洋。語濳而旨深。

羊叔子 羊祐 羊祜 羊 七

陳騫裴秀

史臣曰周稱多士。漢曰得人。取類星象。頡頏符契。時之名流。多以
 幹翮相許。自家光國。豈陳騫之謂歟。秀則聲益朋僚。稱為領袖。摛
 則機神幼發。自以清通。俱為晉代名臣。良有以也。
 簡儻似三國志評。

應其辟。惠帝駿賈后橫華以賈謚之薦。拜侍中。與朝政。后幽太
后。殺太子。罪在不赦。華無一言正之。不久。司馬倫求為尚書令。
不得。遂率孫秀勒兵誅后。并戮華。嗟嗟。彼豈不知天下之將亂。
耶。既不能運謀以銷亂。又不能辭位以避亂。患至掇也。亦復何
疑。○
續嶺瑤笙。動人清思。○

宗室

史臣曰。泰始之初。天下少事。革魏餘弊。遵周舊典。竝建宗室。以為
藩翰。諸父同虞。號之尊。兄弟受魯。衛之祉。以為歷紀長久。本支百
世。安平風度。宏邈器宇。高雅內弘。道義外闡。忠貞洎高。貴賤殂。則
枕尸流慟。陳留就國。則拜辭。隕涕。語曰。疾風彰勁草。獻王其有焉。
故能位班上列。享年眉壽。清微至範。為晉宗英。子孫遵業。世篤其
慶。高密風監。清遠簡素。寡欲孝以承親。忠以奉上方。諸枝庶實。謂
國楨。新蔡南陽。俱莅方嶽。值王室多難。中原蕪梗。表義甄節。效績
艱危。於時醜類實繁。凶威日逞。勢懸衆寡。相繼淪亡。悲夫。譙門沉

雄壯勇作鎮南服。屬姦回肆亂。稱兵內侮。懷忠憤發。建義湘川。荆
沔響應。羣才致力。雖元勳不立。而誠節克彰。岳裕後昆。奕世貞烈。
豈不仕哉。勲托末屬。稟性凶暴。仍荷朝寄。推轂梁岷。遂棄親背。王
負恩放命。憑庸蜀之饒。苞藏不逞。恃江山之固。姦謀日深。是以縉
紳切齒。攄積憤之志。義士思奮。厲忘身之節。天道禍淫。應時蕩定。
昔汲黯猶在。淮南寢謀。周撫若存。凶渠未發。以邪忌正。異代同規。
詩云。自貽伊戚。其勲之謂矣。習陽憑慶。枝葉守約。懷逸棲情。塵外
希蹤。物表顧匹。夫之獨善。貴達節之弘規。言出身播。猶為幸也。
品藻不誣。如秉鑑窺形。妍媸自露者也。

宗室 宣五王 文六王

史臣曰。平原性理不恒。世莫之測。及其處亂離之際。屬交爭之秋。
而能遠害全身。享茲介福。其愚不可及也。琅邪武功。既暢飾之以
溫恭。扶風文教。克宜加以孝行。抑宗室之可稱者也。齊王以兩
獻之親。弘二南之化。道光雅俗。望重台衡。百辟具瞻。萬方屬意。既
而地疑致逼。文雅見疵。統勗陳蔓。草之邪謀。武皇深翼子之厥愛。
遂乃褫龍章於既錫。抑介侯於下藩。未及戒塗。終於憤恚。惜哉。若
使天假之年。而遠禍害。奉綴衣之命。膺負圖之託。光輔嗣君。允釐
邦政。求諸冥兆。或廢興之有期。徵之人事。庶勝殘之可及。何八王

之敢力爭五胡之能競逐哉。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攸實有之。讒人因極交亂四國，其荀馮之謂也。抑揚美刺，中多感慨。天人物我之際，無不可以自審。

王沉荀覲荀勗馮統

史臣曰：夫立身之道曰仁與義，動靜既形，悔吝斯及。有莘之媵，珠北門之情，渭濱之叟，匪西山之節，湯武有以濟其功，夏殷不能譏其志。王沉才經文武，早尸人爵，在魏叅席上之珍，居晉為幄中之士，桐宮之謀，遽泄武關之禍，遂臻是知田光之口，豈燕丹之可絕。豫讓之形，非智氏之能變，動靜之際，有據蒺藜，仁義之方，求之彌遠矣。彭祖謁由，捧雉孕本，質絲因家之主，遂登顯秩，擁北州之士，馬偶東京之糜，沸自可感，召諸侯宣力王室，而乘間伺隙，潛圖不軌，放肆獯虜，遷播^{大惡}乘輿，遂使漳滏蕭然，黎元塗地，縱貪夫於藏戶。

戮高士於燕垂阻越石之內難邀世龍之外府惡稔毒痛坐致焚
燎假手仇敵方申凶獷慶封之戮慢罵何補哉公曾慈明之孫景
倩文若之子踐隆堂而高視齊逆執而長驚孝敬足以承親周慎
足以事主刊姬公之舊典採蕭相之遺法然而援朱均以貳極煽
裒閭而偶震雖廢興有在隆替靡常稽之人事乃二荀之力也至
於斗粟興謠踰里成詠昂之階禍又已甚焉馮統外聘戚施內竊
狙詐斃攸安賈交勗讐張心滔楚費過踰晉伍爰絲獻壽空取慰
於仁心統之陳說幸收哀於迷慮投畀之罰無聞青繩之詩不作
矣

寫諸人情狀竹聲波傾痛快淋漓極矣雖有微瑜曷掩全翳觀
其抑揚怒罕而責備尚有春秋之遺風焉然其規局駕衍已開
淫靡之觴耳

賈充鄭彰楊駿

史臣曰。賈充以諂諛陋質。刀筆常材。幸屬昌辰。濫叨非據。抽戈犯
 順。曾無猜憚之心。杖鉞推亡。遽有知難之請。非惟魏朝之悖逆。抑
 亦晉室之罪人者歟。然猶身極寵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沒
 有從享之榮。可謂無德而祿。殃將及矣。逮乎貽厥。乃乞丐之徒。嗣
 惡。給之餘基。縱姦邪之凶德。煽茲哲婦。索彼惟家。雖及誅夷。曷云
 塞責。皆當塗闕。翦公閭實肆其勞。典午分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
 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楊駿階緣寵幸。遂荷棟梁一任。
 敬之猶恐弗逮。驕奢淫泆。庸可免乎。括母以明智全身。會昆以先

言獲宥。文珺識同曩烈。而罰異昔人。悲夫。
定例嚴條。如老吏勘獄。出入斷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魏舒李熹劉寔高光

史臣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不若進不足。而退有餘也。魏舒
劉寔發慮精華。結綬登槐。覽止成務。季和切問。近對當官。正色詩
云。貧人敗類。豈劉夏之謂歟。
王元美曰。簡拔大似子長。
進不足。退有餘。是君子出處之大經。一語可當數百言。

史臣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遘征。渾既獻捷。橫江濬亦尅清。建鄴於時。討吳之後。將帥雖多。定吳之功。此焉為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稟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懋德。善始善終者歟。此而不存。彼焉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兢構南箕。成茲貝錦。遂乃喧黷宸扆。數亂彝倫。既為戒於功臣。亦致譏於清論。豈不惜哉。王濬遂驕父之褊心。畢爭子之明義。雋材雖多。亦奚以為也。唐彬畏避。交爭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檢。

王渾王濬唐彬

史臣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遘征。渾既獻捷。橫江濬亦尅清。建鄴於時。討吳之後。將帥雖多。定吳之功。此焉為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稟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懋德。善始善終者歟。此而不存。彼焉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兢構南箕。成茲貝錦。遂乃喧黷宸扆。數亂彝倫。既為戒於功臣。亦致譏於清論。豈不惜哉。王濬遂驕父之褊心。畢爭子之明義。雋材雖多。亦奚以為也。唐彬畏避。交爭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檢。

安得長者之行哉

熊雪堂曰○振金石之英詞○垂瑜瑕之定論○
退讓二字足當勞人暝眩之藥

山濤

史臣曰○若夫居官以潔其務○欲以啓天下之方○事親以終其身○將
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於此者哉○自東京喪亂
吏曹湮滅○西園有三公之錢○蒲陶有一州之任○貪饕方駕○寺署斯
滿○時移三代○世歷九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餘風稍殄○理或
可言○委以銓綜○則羣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將矯前失○歸
諸後正○惠絕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啓事者○豈斯之謂歟○若盧
子家之前代○何足筭也

岳舜牧曰○巨源典選○清慎甄拔人物○亦當時之名公卿也○乃不

能抗節何弗居一又不能引退。覲顏於篡逆之朝。恬不為媿。大異於陳玄伯矣。標議清越。猶朱絃之受調拂。

王戎郭舒樂廣

史臣曰。漢相清靜。見機於曠務。周史清虛。不嫌其尸祿。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濬冲善發談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漆園而高視。彼既憑虛。朝章已亂。戎則取容於世。苟委貨財。衍則自保其身。寧論宗稷。及三方構亂。六戎藉手。犬羊之侶。鋒鏑如雲。夷甫區區焉。佞彼兗渠。以求容貸。頽牆之隕。猶有禮也。平子肆情傲物。對境難堪。終天厥生。自貽伊敗。且夫衣服表容。珪璋範德。聲移宮羽。彩照山華。布武有章。立言成訓。澄之箕踞。不已甚矣。若乃解祖登枝。裸形捫鵲。以此為達。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

及道朕將聖事畢。併指操情獨往。自天其生者。焉昔晏嬰哭莊公之尸。樂令解愍懷之容。豈聞伯夷之風歟。桓夫能立志者也。李溫陵以戴逵謂王戎晦嘿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焉在。非也。夫以鄙吝故。絕戎於王公之壚。則阮藉失青眼。若曰用晦。則是以吝能損戎之高。乃曲為之救解乎。方晉武末。平吳之先。尚為治朝。非用晦時也。世間病痛事。雖大賢不免。惟不自揜覆。而人皆見之。乃同於青天白日耳。彼不自揜益。而我曲為之遮護。何哉。夫世之詐善者何多也。其不能拔一毛者。又豈少哉。然皆惡吝之名。鄙而特竊古人之不輕與者。以自文。卒

之分香賣履。孤媚欺孤。欲自蓋覆。不得何其勞也。而戎豈為之。

然戎父沒。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也。

嗚呼。一介不與。是以鑽核一介不取。是以數百萬不受。伊尹之

教也。道學先生口實之矣。有此真快之論。王公一種介性。庶不

被俗眼抹殺。

王衍詞甚清辨。有重名。羊祜山濤知其必誤。天下當懷帝時。內

外多難。衍為司徒。不思匡正。徒祖浮虛之論。遂釀放曠之風。又

為弟澄從弟敦。各營一窟而已。為尚書令。河南尹。自營一窟。倚

司馬越以為外護。則口者莊而心狡。免者也。澄督荊州。敦鎮青

卷之九 王戎郭 十九

州而已。居中自以為無患矣。無何。隨司馬越拒石勒。兵敗就執。寤感無聊。勸稱尊號。冀以自免。反激勒怒。為所害。嗟乎。衍嘗言。少無宦情。而其實宦情甚濃。卒之身不克免。豈智有所不足耶。欲殺之也。余少原曰。若以名取人。失之夷甫。其所感深矣。宇整風清雅言成訓。

鄭袁李胤盧欽華表石鑿溫羨

史臣曰。晉氏中朝。承累世之資。建兼并之業。衣冠斯盛。英彥如林。此數公者。或以雅望處台榭。或以高名居保傅。自非一時之秀。亦曷能至於斯。惜其參織於論道之辰。獨善於兼濟之日。良圖鯁議。無足多談。然退已進賢。林叔弘推讓之美。自家刑國。宣伯協恭。孝之規。子若之儒。素為基。偉容之苦節。流譽慶垂。來葉不亦宜哉。石鑿以公亮升。溫羨以明寤顯。屬於危亂。不隕其名。歲寒見松柏之後彫。斯人之謂矣。溫厚和平。有風人之遺。

劉毅程衛和嶠武陔任愷崔洪郭奕侯史光何攀

史臣曰幽厲不君上德猶懷進善共驩在位大聖之所不堪況乎志士仁人寧求苟合懷其寵秩所以繫其存亡者也雖復自口銷金投光撫劍馳書此關敗車猶踐而諫主不易譏臣實難劉毅一遇寬容任和兩遭膚受詳觀餘烈亦各其心焉若夫武陔懷魏臣之志崔洪愛郤詵之道長升勸王彌之尊何攀從趙倫之命君子之人觀乎臨事者也素安遠韻

史臣曰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深中機宜詳辨刑名該覈政體雖文慙華婉而理歸切要遊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顧卽顛而有餘逮元康之間賊臣專命舉朝戰慄苟避菹醢頌以此時忠鯁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雖古遺直何以尚茲至於緣其私議不平劉友異夫憎而知善舉不避讐者歟李重言因革之理駁田產之制詞愜事當益臺臺可觀及銳志銓衡留心隱逸濬冲期之識會豈虛也哉

劉頌李重

史臣曰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深中機宜詳辨刑名該覈政體雖文慙華婉而理歸切要遊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顧卽顛而有餘逮元康之間賊臣專命舉朝戰慄苟避菹醢頌以此時忠鯁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雖古遺直何以尚茲至於緣其私議不平劉友異夫憎而知善舉不避讐者歟李重言因革之理駁田產之制詞愜事當益臺臺可觀及銳志銓衡留心隱逸濬冲期之識會豈虛也哉

傅玄傳咸傳祇

史臣曰武帝鑒觀四方平章百姓永言格沃任切爭臣傅玄體彊直之姿懷匪躬之操抗辭正色補闕弼違諤諤當朝不忝其職者矣及乎位居三獨彈擊是司遂能使臺閣生風貴戚斂手雖前代鮑葛何以加之然而惟此偏心乏弘雅之度驟聞競爽為物議所譏惜哉古人取戒於韋弦良有以也長虞風格疑峻弗墜家聲及其納諫汝南獻書臨晉居諒直之地有先見之明矣傳祇名父之子早樹風猷崎嶇危亂之朝匡救君臣之際卒能保全祿位可謂有道存焉

此處為書中其他文字，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認。

阮籍稽康向秀劉伶謝駢胡毋輔之畢卓王尼羊曼光逸
史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
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源
體無為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
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鎗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
而馳辯無窮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蔑王公砥痔
兼車鳴鳶吞腐以茲自口於焉翫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嵇阮竹
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
從執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堯舜縱許由於埃壙之表光武舍

二十一 史記卷之九 阮籍稽康 二十五 大東堂

子陵於潺湲之瀨○○芳○逸○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
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
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
長歎則嵇琴絕響阮氣後存通其苟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
尸素執蠲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敦終始愴神交
於晚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遺事附於篇云
王元美曰論者謂籍以酒全其天非也籍乃以巧全其天也籍
故逆知司馬氏之必篡魏而不欲為之臣與荀勗賈充輩同列
而自顧其環傑之貌宏麗之文磊落不羈之才欲掩之而不可

得司馬氏必知之而且欲用之夫司馬氏欲用之而不為之用
必死為之用而不預其謀亦必死死則又不足以成名故托而
逝之醉一醉而連繇至六十日彼豈其情也哉凡其卧酒家乞
步兵厨甚至於母死而舉二斗酒食一蒸豚自遠於名教之外
使何曾輩疾而惡諸司馬氏皆以為不死地也魯言而不用故
無他其言用不過廢徙而已不死也然猶恐司馬氏之識之故
其乞相東平草勸受九錫章示若為之用者特不勝好酒之一
念耳使司馬氏狎而愛之愛而舍之以終保牖下巧也昔人謂
澄公以石虎為海鷗鳥若籍者殆以司馬氏為海鷗鳥也嵇康

累知之矣。而未能究。故雖稱土木形骸。不事修飾。而時露其鋒。距於土木之表。此何時也。而其與山濤書。菲薄湯武之放伐。鍾會何人也。造康而箕踞待之。不為禮。且問以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夫會之來。叩籍以時事也。亦其見康意也。籍醉而不能答。會亦當恨之。特其所以恨籍者。淺而恨康者。深也。知二子者。莫孫登若。登故報籍以長嘯。而報康以苦辭。康下獄而後悔。晚矣。人不知。乃以勸進。九錫章短籍。按進章不見籍傳。而見文紀。末謂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勲。超於桓文。然後游滄海而謝支伯。登箕山。而揖許由。然則風之終讓也。非勸進也。不然。以

炎之為婚。豈不足為呂公王莽者。而至飲一醉六十日。而不之許也。

宋先之曰。晉人多於醉夢中度日。濶畧職業。軼越名教。杯酌醱醑。留連不休。至有欲營糟丘而老者。甚可駭也。豈真此中有深意耶。若謂時方艱危。恐禍之及。醅醕醑酌。假此以澆醜。避人事。則隱鱗戢羽。僻處深山。可褰裳而逝。如張翰之為。納履而逃。如庾袞之為。誰則禁之。何必惟酒之縱。酒極則亂。樂極則悲。卜夜。古人所規。濡首大易所戒。何不思耶。曹參以清淨之治。遵何約束。無所變更。賓客不解其意。欲有言者。參輒飲以醇酒。莫得

開說晉諸公之嗜酒。祖述虛無。爭慕放誕。敗德敗儀。廢政廢事。不可與參論也。如劉弘陶侃。精勤職事。不逐時尚。則其識見優於諸人多矣。

沈長升曰。阮籍死孝。當時已有知之者。其不規規於儀執者。佯狂以避世也。雖非聖人之中道。而其所存遠已。咀茹芳華。弋獵幽雋。遂令諸賢曠致孤情。長傲千古。

曹志度峻郭象庾純秦秀

史臣曰。齊獻王以明德茂親。經邦論道。允釐庶績。式叙彝倫。武帝

納姦諂之邪謀。懷始終之遠慮。遂乃居茲青土。作牧東藩。遠邇驚

嘆。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教義。方軌儒門。寒寒匪躬。悽悽體國。故

能抗言鳳闕。忤犯龍鱗。身雖整屈。道亦弘矣。庾氏世載清德。見稱

於世。汝穎之多奇士。斯焉取斯。謀甫素疾。佞邪而發。因醉飽。投鼠

忌器。豈易由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子玄假譽。攘善將非盜乎。

評以曹志明六代論。非父植作。為伯同評。傳武帝嘉其無惡。不

沒人善。子玄竊譽。至等之盜。一起一止。照應甚密。而氣局排宕。

二十一 史論賈 卷之九 曹志度 二十八 大末堂

不窘澁。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皇甫謐摯虞束皙王接

史臣曰。皇甫謐素履幽貞。閑居養疾。留情筆削。敦悅丘墳。軒冕未足為榮。貧賤不以為耻。確乎不拔。斯固有晉之高。人者歟。泊乎篤終立論。薄葬昭儉。既戒奢於季氏。亦無取於王孫。可謂達存亡之機矣。摯虞束皙等。竝詳覽載籍。多識舊章。奏議可觀。文詞雅贍。可謂博聞之士也。或攝官延閣。裁成言事之書。或莅政秩宗。參定禋郊之禮。虞既厄於從理。皙乃年位不充。天之報施。何其爽也。王接才調秀出。見賞知音。惜其天枉。未伸驥足。嗟夫。溫秀雅澹。猶有太音玄酒之意。

史臣曰夫緝政整俗拔羣才以成務振景觀光俟明主而宣績武
皇之世天下人安朝廷屬意於求賢不韻過軸有懷於干祿不韻郤詵等茲
韞價州里裴然應召對揚天問俗語高步雲衢求之前哲亦足稱矣令
思行已狗義志篤周甘仁者必勇柳斯之謂雖才行夙章而待終
秘閣積薪之恨豈獨古人乎德然有感

郤詵阮种華譚袁甫

史臣曰夫緝政整俗拔羣才以成務振景觀光俟明主而宣績武
皇之世天下人安朝廷屬意於求賢過軸有懷於干祿不韻郤詵等茲
韞價州里裴然應召對揚天問俗語高步雲衢求之前哲亦足稱矣令
思行已狗義志篤周甘仁者必勇柳斯之謂雖才行夙章而待終
秘閣積薪之恨豈獨古人乎德然有感

同一仕進而有榮菴之殊義命所在君子安之末句輕輕點醒
大有餘味

愍懷太子

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承夙成之質。武皇鍾愛，既深貽厥之謀。
 天下歸心，頓有后來之望。及於繼明，宸極守器。春坊四教，不勤三
 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哀信惑，姦邪疎斥。正士好屠酷之賤役，
 眈苑囿之佚游。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宮凶忍，久
 懷危害之心。外戚諂諛，競進說邪之說。坎牲之謀，已構斃犬之譖。
 遂行一人之援，隱之聰。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使寃逾楚建酷甚戾。
 園雖復禮，備哀榮情。深憫慟，亦何補於荼毒者哉。
 交責之中，而各有輕重。可稱明允之聽。

卷之九

愍懷太子

三十一

大業堂

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承夙成之質。武皇鍾愛，既深貽厥之謀。
 天下歸心，頓有后來之望。及於繼明，宸極守器。春坊四教，不勤三
 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哀信惑，姦邪疎斥。正士好屠酷之賤役，
 眈苑囿之佚游。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宮凶忍，久
 懷危害之心。外戚諂諛，競進說邪之說。坎牲之謀，已構斃犬之譖。
 遂行一人之援，隱之聰。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使寃逾楚建酷甚戾。
 園雖復禮，備哀榮情。深憫慟，亦何補於荼毒者哉。
 交責之中，而各有輕重。可稱明允之聽。

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
處骨脩鱗。凌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
立身。以功名為本。士之居世。以富貴為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
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
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然而
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術美非
所罕。有常安。韜奇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
觀其文章之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
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宦。亂退不能

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諂。謫緣虛而見疑。
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易促。上蔡之火。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
悔於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為將。繫鍾來葉。誅降
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何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
人事乎。

王元美曰。士衡縱橫六寸之管。而假七尺之壯軀。叨三世之將
名。不能運自韜晦。擁旄非分。舉宗覆滅。不亦哀哉。道蒙之忌。士
衡固已知之。而又犯之。且伯言前後決勝。頗以陰謀。而幼節之
平西陵。坑戮無噍類。又寧盡天也。士龍前後為守令。皆著循吏

聲然以區區小仁而欲為顛履之木難矣。
王順渠曰機雲文士無行隕其家聲附麗匪人死不足恤孫拯
費慈皆匹夫之諒也。
玄思壯采斐疊不竭同乎亘天之霓懸崖之瀑洞心三日非復
尋常流峙。

夏侯謚潘岳張載

史臣曰孝若挾蔚春華時標麗藻覩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天。
作詰敷文流英聲於孝悌旨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
緒雲騫詞鋒景煥前史傳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範源王
化之幽蹟潘著哀詞貫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岳
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校為二賢之亞匹矣然其挾
彈可盈果拜塵趨貴蔑棄倚門之訓辭乾沒不逞之間斯才也而有斯
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正叔含咀藝文履危居正安其身而後
動契其心而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衆輿之鑒可謂玉質

而金相者矣。孟陽鏤石之文，見奇於張敏濛，記之詠，取重於傅玄。為名流之所挹，亦當代之文宗矣。景陽摘光王府棣萼相輝，洎乎二陸八洛，三張減價，考覈遺文，非徒語也。漆不傷雅，自有清氣相引，轉玩愈覺其雋，故能經久不歇，為足貴也。

江統孫楚

史臣曰：江統風檢操行，良有可稱。陳留多士，斯為其冠。徒戎之論，實為經國遠圖。然運距中哀，陵替有漸，假其言見用，恐速禍招。然無救於將顛也。連愍懷廢徙，冒禁拜辭，所謂命輕鴻毛，義貴熊掌。彭位隆端，右竭誠獻替，悖遺忽榮利，聿脩天爵，雖出處異塗，俱難兄弟矣。孫楚體英絢之姿，超然出類，見知武子，誠無媿色。覽其貽皓之書，諒曩代之佳筆也。而負才誕傲，蔑苞忿弄，違遜讓之道，肆陵憤之氣，十年沉廢，諒自取矣。統綽棣華，秀發名顯，中興可謂無忝爾祖。統竟淪跡下邑，窮觀勝地，會其心焉。綽獻直論，辭都不懼。

元子有匪躬之節。豈以從文雅而已哉。
卓練。

羅憲、滕脩、馬隆、胡奮、陶璜、吾彥、張光、趙誘

史臣曰：忠為令德，貞白事君，徇國家而竭身，歷夷險而一節。羅憲
滕脩濯纓入仕，指巴東而受賑，出領嶠而揚麾，屬鼎命淪辱，本朝
失守，屈巴丘而流涕，集都亭而大臨，古之忠烈，罕輩於茲。孝興之
智勇，玄威之武藝，滅醜虜於河西，制凶酋於硤北，審楊欣之必敗，
譏楊駿之速禍，陶璜吾彥，逸足齊驅，毛晃屈其溪，謀陸抗，奇其茂，
畧薪楮之任，清規自遠，鞞鼓之臣，厥聲彌劬，景武南楚，秀士元孫，
累葉將門，赴死喻於登仙，效誠陳於上策，竟而俱斃，貞剛斯存，
爽韻勁致，可起茅靡。

周處周訪

史臣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即君子背之即小人徑接周子隱以跡弛
 之材負不羈之行比凶狡猛獸縱毒鄉閭終能克已厲精朝聞夕
 改輕生重義狗國亡軀可謂志節之士也宣佩奮茲忠勇屢珍妖
 氛威畧冠於本朝庸績書於王府既而結憾朝宰潛構異圖忿不
 思難斯為隘矣終於憤恚豈不惜哉札筵等負雋逸之材以雄豪
 自許始見疑於朝廷終獲戾於權右彊弗如弱信有徵矣而札受
 委扞城乃開門揖盜去順效逆彼實有之後雖假手凶徒可謂罪
 人斯得朝廷議加榮贈不其僭乎有晉之刑政陵夷用此道也周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周處周訪', '史臣曰', and '夫仁義']

訪器兼文武。任在折衝。戡定湘羅。尅清江漢。謀孫翼子。杖節擁旄。西蜀仰其威風。中興推為名將。功成名立。不亦美哉。孟威陷迹。虜廷抗辭。偽主雖圖。史所載何以加焉。

王元美曰。周子隱感奮時譏。折節砥礪。文武果亮。為時所儀。抗忤權威。委命疆圉。若無可憾者。吾猶謂其為晉而死。六陌不若為吳而死。無難督也。亡國之戚。雖足以杜王渾口。而吳魏均滅。要之百步五十步耳。宣佩之勛。猶不在子隱下。而晚節不固。獨彥和首亂。而存宣季從亂。而旌晉。於是乎失刑賞哉。議者謂子隱之子孫多愧其先烈。吾獨以為之恥也。若筵者。皎然為君子。

且有光矣。

顧觀生曰。此論猶不失兩漢之規。歌。仄。澹。宕。為。其。風。神。矣。哉。焉。乎。等。字。各。有。異。味。莫。作。間。看。

八王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維城。唐虞以前。憲章蓋闕。夏殷以後。遺跡可知。然而玉帛會於塗山。雖云萬國。至於分疆。胙土。猶或未詳。洎乎周室。祭焉可觀。封建親賢。並為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贊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世之祚。克昌卜世之基。惟永逮王赧即位。天祿已終。虛位無王。三十餘載。爰及暴秦。并吞天下。戒哀周之削弱。忽帝業之遠圖。謂王室之陵遲。由諸侯之疆大。於是罷侯置守。獨尊諸已。至乎子弟。竝為匹夫。惟欲肆虐陵威。莫顧謀孫。翼子枝葉微弱。宗祜孤危。內無社稷之臣。

外闕藩維之助。陳項一呼。海內沸騰。隕身於望夷。繫頸於軹道。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漢祖勃興。爰牟斯弊。於是分王子弟。列建功臣。錫之山川。誓以帶礪。然而矯枉過直。懲羹吹壑。土地封疆。踰越往古。始則韓彭。蒞醢。次乃吳楚。稱亂。然雖克滅。權偏猶足。維翰王畿。洎成哀之後。威藩陵替。君臣乘茲間隙。竊位偷安。光武雄畧。緯天慷慨。下國遂能除克。靜亂復禹。配天休祉。成於兩京。鼎祚隆於四百。宗支繼絕之力。可得而言。魏武忘經國之宏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立錐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徒分茅社。遺傳虛爵。本根無所庇蔭。遂乃三葉而亡。有晉思改覆車。復隆盤石。或出擁旄節。蒞

嶽牧之榮。入踐台階。居端揆之重。然而付托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怕。賞罰斯濫。或有才而不任。或無罪而見誅。朝為伊周。夕為莽卓。機權失於上。橫亂作於下。楚趙諸王。相仍構釁。從興晉陽之甲。竟匪勤王之師。始則為身。擇利利未加。而害及初。迺無心憂國。國非憂而奚拯。遂使昭陽興廢。有甚奕棊。乘輿幽繫。更同姜里。胡羯陵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夫為國之有藩屏。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舟楫且完。波濤不足。稱其險。藩屏式固。禍亂何除。大慈則外寇焉敢憑陵。內難矣由竊發。縱令天子暗劣。鼎臣奢

放雖或顛沛。未至土崩。何以言之。琅邪辟彼諸王。權輕衆寡。度長
絜大。不可同年。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存重宗社。百有餘年。雖
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罔之輩。河間東海之徒。家國俱亡。
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
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咎有八王。故序而論之。總為其傳云耳。
史臣曰。昔高辛撫運。釁起參商。周嗣歷禍。纏管蔡。詳觀曩冊。述
聽前古。亂臣賊子。昭鑒在焉。有晉鬱興。載崇藩翰。分茅錫瑞。道光
恒曲。儀古飾袞。禮備彝章。汝南以純和之姿。失於無斷。楚隱習果
銳之性。遂成凶狠。或位居朝右。或職忝近禁。俱為女子所詐。相次

受誅。雖曰自貽。良可哀也。倫竇庸瑛。見欺孫秀。潛構異圖。煽成姦
慝。乃使元良。遘怨酷。上宰陷誅。夷乾耀。以之整頓。皇綱於焉中圯。
遂裂冠毀冕。幸百六之會。縮壘揚燼。窺九五之尊。夫神器焉可偷。
安鴻名豈容妄假。而欲託茲淫祀。享彼天年。凶閭之極。未之有也。
罔名父之子。唱義勸王。摧偽業於既成。極皇輿於已墜。策勲考績。
良足可稱。然而臨禍忘憂。逞心縱欲。曾不知樂不可極。盈難久持。
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向若採王豹之奇策。納孫惠之嘉
謀。高謝袞章。永表東海。雖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長沙材力絕人。忠
緊邁俗。授弓掖門。落落標壯夫之氣。馳車魏闕。懍懍懷烈士之風。

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之情無奪撫其遺節終始可觀穎既入總大
權出居重鎮中臺藉以成務東夏資其宅心乃協契河間共圖進
取而顯任李含之狙詐杖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閔喪元長沙授首
逞其無君之志矜其不義之彊鑿駕北巡異乎有征無戰乘輿西
幸非由皇秩觀風若火燎原猶可撲滅矧茲安忍能無及乎東海
糾合同盟創為義舉匡復之功未立陵暴之釁已彰聲彼車徒回
求出鎮既而帝京寡弱狡寇憑陵遂令神詔劫遷宗社顛覆數十
萬眾竝垂解於豺狼三十六王咸隕身於鋒刃禍難之極振古未
聞雖及焚如猶為幸也自惠皇失政難起蕭牆骨肉相殘黎元塗
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宮廟隳支屬肇其禍端戎羯乘其
間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八王之謂矣
張友鴻曰可矜可恨

解系孫所孟觀卒秀繆播皇甫重張輔李含張方閻鼎索靖

賈疋

史臣曰自永嘉蕩覆、寓內橫流、億妻絕地靡依、人神之主、於時武皇之
 亂、惟有建興、衆望攸歸、曾無與二、閻鼎等忠存社稷、志在經綸、乃
 契濶銀難、扶持幼孺、遂得纂堯承緒、祀夏配天、校績論功、有足稱
 矣、然而抗滔天之巨寇、接彫弊之餘基、威累未伸、尋至傾覆、昔宗
 周遭犬戎而東徙、有晉遠獷狄而西遷、彼既靈慶攸長、此則禍難
 遘及、豈愍皇地非與主、將繼允材謝輔、臣何修短之殊、途而成敗
 之異、歎者也。

自字直貫到也字以上以下有無限含蘊在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周浚成公簡苟晞華軼劉喬

史臣曰周浚人倫鑒悟周復理識精華軼動顧禮經劉喬忠存諒直用能廡官內外咸著勲庸而祖宣獻策遷都非忤於東海彥夏係心宸極獲罪於琅邪乃被以惡名加其顯戮豈不哀哉向若違左袵於伊川建石社於淮服據方城之險藉全楚之資簡練吳越之兵漕引淮海之粟縱未能祈天永命猶足以紓難緩亡嗟乎不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此之謂也苟晞擢自庸微位居上將釋位之功未立貪暴之釁已彰假手世龍以至屠戮斯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

明○整○稱○其○規○局○澹○宕○本○乎○精○神○諒○唐○初○之○佳○筆○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劉琨祖逖

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謐之館○借箸馬倫之幕○當於是日○實佻巧之後歟○祖逖散穀周貧○聞鷄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為貧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流亡○遞榮居翫之禍○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跡弛易情○各運奇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鉉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啓戎心○越石區區○獨禦鯨鯢之銳○推心異類○竟終幽圜○痛哉士雅叶

迹中興。尅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釁。笠轂徒招。惜矣。

李卓吾曰。擊楫中流。誓清中原。使石勒畏避者。此盜也。俗儒豈

知。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史臣曰' and '李卓吾曰']

邵續李矩段匹碑魏浚郭默

史臣曰。邵李魏郭等諸將。契濶喪亂之辰。驅馳戎馬之際。威懷足以容衆。勇畧足以制人。乃保據危城。折衝千里。招集義勇。抗禦仇讐。雖艱阻備嘗。皆乃心王室。而矩能以少擊衆。戰勝獲多。遂使玄明憤恚。世龍挫衄。惜其寡弱。功虧一篑。方之數子。其最優乎。默既拔迹危亡。叅陪朝伍。忿因眦睚。禍及誅夷。非夫狂悖。豈宜至此。段匹碑本自遐方。而係心朝廷。始則盡忠。國難終乃抗節。虜廷自蘇子卿以來。一人而已。越石之見誅。段氏實以威名。匹碑之取戮。世龍亦由衆望。禍福之應。何其速哉。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比之

謂也

先總叙後分斷。參彼行事得失自明。乃知史家原不能任情枉溢。

武十三三元四王簡文三子

史臣曰。秦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昔。稽古前王。廣誓山河。大開藩屏。文昭武穆。方駕於魯。衛應韓。磐石犬牙。連衡於吳楚。齊代然而作法於亂。付託非才。何曾歎經國之無謀。郭欽識危亡之有地。及宮車晏駕。墳土未乾。國難薦臻。朝章弛廢。重以八王繼亂。九服沸騰。戎羯交馳。乘輿幽逼。瑤枝瓊萼。隨鋒鏑而消亡。朱芾綠車。與波塵而疹瘁。遂使茫茫禹迹。咸窞穴於豺狼。慄慄周餘。竟沉淪於塗炭。嗚呼。運極數窮。一至於此。詳觀載籍。未或前聞。道子地則親賢。任惟元輔。耽荒翹孽。信惑讒諛。遂使尼媪竊朝權。姦邪制國命。始

武十三三元四王簡文三子

武十三三元

四十七

則彛倫攸斁終乃宗社淪亡元顯以童州之年受棟梁之寄專制
 朝廷陵蔑君親奮庸瑣之常材抗姦凶之巨寇喪師殄國不亦宜
 乎斯則元顯為安帝之孫強道子實晉朝之宰嚭者也列代之崇
 建維城用藩三室有晉之分封子弟實樹亂階詩云懷德維寧宗
 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城既壞矣畏也宜哉典午之喪亂弘
 多實此之由矣

前咎其君後責其臣曲中情實至寫一段淪喪光景感慨悲歌
 令人不堪憑吊

王導

史臣曰原夫典午發蹤本於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
 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乘
 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
 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克復之功用
 成翌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
 隼擊實賴元宰同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翦吞沙之寇乃誠貫
 日主無餌以終全貞志陵霜國綴旒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存乎
 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御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

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為仲父蓋其宜矣。恬珣踵德副呂虔之贈。刀謚乃墮聲慙劉毅之徵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朱爰啟曰觀王道處王蘇之變前後議論取舍甚可嗤鄙然則。道之與馮道殊科者特以敦峻纂述未成耳是以朱紫陽謂道。是箇隨波逐流的人何曾得老子妙處譏之深矣。茂弘偏安江左無取中原之意力量殊不及謝安觀其處度亮。請興師討趙陽許之以快其情陰使郗鑒等拒之以絕其議。深。得君子待小人之術文亦典麗不浮。

劉弘陶侃

史臣曰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縮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越之風。自幽徂剗亟欽豺狼之迹舉賢登善躬掇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順命一州清晏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履於稽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其寡歎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陬落之間比肩髦雋之外超居外。相宏摠上流布澤懷遠則嚴城靜拆釋位匡主則淪鼎再寧元規。以戚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理則宜然至於時屬雷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思。

折翼之祥悖矣。夫子曰：人無求備，斯言之信。於是有徵。
沈去疑曰：太真東晉第一流人，惜絕裾為累耳。士行亦東晉第一流人，惟討蘇峻始謀欠勇，大功雖成，忠義猶居太真之後。此為累耳。
整而峭，贍而雅。

溫嶠部鑒

史臣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於斯極矣。太真性履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萊弗之加也。既而辭親，頭義申胥，何以尚焉。封狐萬里，投軀而弗顧；禦寇千羣，探穴而忘厄。竟能宣力王室，揚名本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聲動於天地；祇赴國屯，信誓明於日月。枕戈雨泣，若雪分天之仇；皇輿旋轉，卒復夷康之躅。微夫人之誠懇，大盜幾移國乎。道微儒雅，柔而有正，協德始安。頗均連璧，方回踵武。奕世登台，靈冕為飾；援高人以同志，抑惟大隱者歟。愛子云亡，省移文而輟泣；殊有大義之

風矣。

張南軒曰。溫太真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為晉室名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宋用晦曰。郝分議周戴。周禮為千古快論。英采亮節。不失雍容之致。偶句中尤為難及。

顧榮賀循楊方薛兼紀瞻

史臣曰。元帝樹基淮海。百度權輿。夢想羣才。共康庶績。顧紀賀薛等。並南金東箭。世胄高門。委質霸朝。豫聞邦政。典憲資其刊緝。帷幄佇其謀猷。望重搢紳。任惟元凱。官成名立。光國榮家。非惟感會。所鍾抑亦材能。斯至而循位登保。傳朝望特隆。遂使鑿蹕降臨。承明下拜。雖西漢之恩崇。張禹東都之禮重。桓榮弗是過也。朱紫陽曰。東晉時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惟顧榮賀循。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詞炳南金。鋒銛東箭。藝府之所寶也。

言考 卷之九 劉隗刁協

史臣曰夫太剛則折正論至察無徒以之為政則害於國用之行則凶於家誠以器非容衆非先王之道也大連司憲陰候主肯當約法之秋獻斷棺之議玄亮劉懷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專行刻下之化同薄相濟並運天機是使賢宰見疎致物情於解體權臣發怒借其名以誓師既而謀人之國國危而苟免見昵於主主辱而圖生自取流亡非不幸也若思開爽照理研幽伯仁凝正處腴能約咸以高才雅道叅豫疇咨及京室淪胥抗言無撓甘赴鼎而全操蓋事君而盡節者歟顛招時論尤其酒德禮經曰瑕不

劉隗刁協戴若思周顛

史臣曰夫太剛則折正論至察無徒以之為政則害於國用之行則凶於家誠以器非容衆非先王之道也大連司憲陰候主肯當約法之秋獻斷棺之議玄亮劉懷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專行刻下之化同薄相濟並運天機是使賢宰見疎致物情於解體權臣發怒借其名以誓師既而謀人之國國危而苟免見昵於主主辱而圖生自取流亡非不幸也若思開爽照理研幽伯仁凝正處腴能約咸以高才雅道叅豫疇咨及京室淪胥抗言無撓甘赴鼎而全操蓋事君而盡節者歟顛招時論尤其酒德禮經曰瑕不

卷之九 劉隗刁協 五十二 大來堂

掩瑜未足韜其美也

王元美曰周伯仁吾所不解過江以後若使追喪亂之艱難此身之非有或借髮巖阿或栖遲冗列用拙挫名以酒蔽身可也既居九列叅密議而縱飲沉湎狂僻廢禮且夫密疏申救始興而不言德固若長者夫以元老故交哀呼求救了不之盼面顧左右云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寧能不使之飲恨橫發邪伯仁伯仁即始興救之久亦必殺但小緩耳伯仁死始興不能無罪藺表而泣以情語諸子猶庶幾哉

卓識名言允堪刻座

沈君房曰端凝潔亮此等議論可以培養元氣又足匡扶正氣耳起作一冒後分兩段已肇時文格法特其中開合變化之妙得之自然有非今人所能摹畫者矣

二十一 史記贊 卷之九 應詹甘卓 五十四 史記贊

應詹甘卓鄧騫卞壺劉超鍾雅

史臣曰應詹行業聿修文史足用入居列位則嘉謀屢陳出撫藩
條則惠政斯洽甘卓伐暴寧亂庸績克宣作鎮扞城威畧具舉及
兇渠犯順志在勤王既而人撓其謀天奪其鑒大病留不斷自取誅
夷卞壺束帶立朝以難得匡正為己任褰裳衛主蹈忠義以成名遂使
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與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貞之
謂矣劉超勤肅奉上鍾雅正直當官屬巨滑滔天幼君危逼乃崎
嶇寇難契濶銀虞匪石為心寒松比操貞軌皆沒亮迹雙升雖高
赫在難彌恭旬息繼之以死方之二子曾何足云

二十一 史記贊 卷之九 應詹甘卓 五十四 史記贊

筆墨之氣。仰與星嶽爭光。

孫惠熊遠王鑒陳顥高嵩

史臣曰昔張良拙說項氏乃謀於沛公孫惠沮計齊王耀竒於東海終而誓甘之旅炎運載昌稱狩之師金行不競豈遭時之會斯塞將謀國之道未通迷於委質之貞闇於所修之慮本既顥矣何以能終熊遠王鑒有毗濟之道比之大厦其棟桶之佐乎崧之詆温顥之距結挫其勞役之策申其汝顥之論採郭嘉之風旨挹朱育之餘波故桓温輟許攸之謀解結欽王朗之跡緝之時典用此道歟博雅。

孫惠熊遠

孫惠熊遠

郭璞葛洪

史臣曰景純篤志綿細洽聞疆記在異書而畢綜瞻住滯而咸釋
 情源秀逸思業高竒張文雅於西朝振辭鋒於南夏為中興才學
 之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則賤前修貽訓鄙乎茲道景純之撰策
 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於前圖軼梓憲於遐篆而宮微於世禮薄
 於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形玄
 天賦命吉凶脩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獸勝難恃稟之有在
 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顏心委運何至銜刀披髮遑遑於幽穢
 之間哉晚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慙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

二十一 史論替

卷之九 郭璞葛洪

五十六

大來堂

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袖工練奇冊，府摠百代之遺篇，紀化僊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陰。游德樓，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天濠仙葩，綺璨如織。

庾亮

史臣曰：外戚之家，連耀椒掖。舅氏之族，同氣蘭閨。靡不憑藉寵私，階緣險謁，門戴金穴。地使其驕，馬控龍媒。勢成其逼，古者右賢左戚。用杜溺私之路，愛而知惡。深慎滿覆之災，是以厚贈瓊瑰，罕升津要。塗山在夏，靡與禹稷同驅。如氏居周，不預燕齊等列。聖人慮遠，殊有旨哉。晉昵元規，參聞顧命。然其筆數華藻，吻縱濤波。方駕搢紳，足為翹楚。而智當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寡，闕安國之長算。瘡萼見誅，物議稱其拔本。牙尺垂訓，帝念深於負芒。是使蘇祖尋戈，宗祀殆覆。已而猜嫌上宰，謀黜負圖。向使郗鑒協從，必且

戎車犯順則與夫台產安傑亦何以異哉幸漏吞舟免淪昭憲是
庾宗之大福非晉政之不綱明矣懌恣凶懷鳩加連率再世之後
三陽僅存餘殃所及蓋其宜也
議論激昂風采奕奕

桓彝

史臣曰○醜風潛煽醇源浸竭遺道德於情性顯忠信於名教首陽
高節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聞而夕死原軫免胄慄然於往策
季路絕纓邈矣於前志況文霜雪於杪歲晦風雨於將晨嗜響或
以變其音貞柯罕能全其性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邁
周庾之清塵遵許郭之遐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之為易揚芳
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夫基構迭汗隆
龍統俱山澤冲逡巡於內輔豁陵厲於上游虔振北門之威秀坦
西陽之務外有杆城之用裏無末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算而

温為亢極之資。玄遂履霜之葉。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擅臺之亂。寧
俞之忠。無救奕棊之禍。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該而約。極安棟之妙。

王湛等表悅之。祖台之。荀崧。范汪。范甯。劉惔。張憑。韓伯。

史臣曰。王湛門資台鉉。地處膏腴。識表鄰幾。才惟王佐。叶宣尼之
遠契。既道常編。遵伯陽之幽旨。舍虛牝谷。所謂天質不雕。合於太
朴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朝野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燭。
雖崇勳懋績。有關於旂常。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矣。懷祖鑒局夷
遠。冲衿王粹。坦之牆宇。凝曠逸操。金貞騰諷。庾之良箋。情嗤語怪。
演廢莊之宏論。道煥崇儒。或寄重文昌。允釐於袞職。或任華綸閣。
密勿於王言。或能克著徽音。保其榮秩。美矣國寶。檢行無聞。坐井
彼相。混暗識於心鏡。開險路於情田。於時彊場多虞。憲章罕備。天

子居綴旒之運。人臣微履。鍊之憂。於是竊勢擁權。黷明王之彝典。窮奢縱侈。假凶豎之餘威。繡楠雕楹。陵跨於宸極。驪珍冶質。充於帷房。亦猶犬彘。腴肥不知禍之將及。告盡私室。固其宜哉。荀景猷履孝居忠。無慙往烈。范玄平陳謀獻策。有會時機。崧則思業。該通緝遺。經於已紊。汪則風飈直亮。抗高節於將顛。揚摧而言俱為雅士。劉韓雋爽。標置軼羣。勝氣籠霄。飛談卷霧。茲蘭芬菊。耀無絕於終古矣。

翔舞縱送如神龍出沒於波濤之內。俳篇罕見其匹者。

王舒王廙虞潭顧衆張閏

史臣曰。季孫行父稱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是以石碣戮厚叔。向誅鮒。前史以為美譚。王敦之惡。不足矜其顛然。而朱家容布。為大俠之首。鄙寄載呂興。賣友之譏。亦所以激揚風俗。弘長名教。王彬艤舡。而厚其所薄。王舒沈江。而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思行彪之厲風。規於多僻之日。虞潭顧衆。狗貞心於危感之辰。龍莞為出內之端。鰲魚非獻替之術。嘯父之對。何其鄙歟。脩潔之志。淑慎之辭。不以奔放見奇。

二十一 史論 卷之九 陸燁何充 六十一 大來堂

陸燁何充褚熒蔡謨諸葛恢殷浩顧悅之蔡裔
史臣曰陸燁等並以時望國華效彰應試迭居端揆參掌機衡然
皆率由舊章得免祗悔而充抗言孺子雖屈登於權臣翊奉儲君
竟道揚於末命頻參大議屢畫嘉謀可謂忠貞在斯而已殷浩清
微雅量衆議攸歸高秩厚禮不行而至咸謂教義由其興替社稷
俟以安危及其入處國鈞未有嘉謀善政出摠戎律唯闢感國喪
師是知風流異貞固之才談論非奇正之要遠方易任以致播遷
悲夫蔡謨度德而處弘斯止足真以刑書斯為過矣
印雪浪曰晉疑桓溫勢盛而藉浩抗之浩自計才智可以敵溫

論○人○用○者○不○可○不○辨○
印雪浪曰晉疑桓溫勢盛而藉浩抗之浩自計才智可以敵溫

二十一 史論 卷之九 陸燁何充 六十一 大來堂

否乎。溫志趣雖不純。而其才足以有為。且晉室衰矣。使浩為相。能與驩然相下。說以安國家利社稷。不當以相軋。而以信義喻之。溫必感奮而恢復其外。浩修為相之職。而輔其內。不越數年。中原必可復也。浩不此之究。而輕動自用。踈姚襄而致其敗。信敵國之間。而自將以襲人。其智術之踈。殆與堅子無異。卒取廢辱。豈溫之罪哉。溫謂用為令僕。其宜欲以浩為相。浩不惟不可。將相亦非其所能為也。方正學有言。非名不足以取士。而以名取士者。又多失於虛名之人。唐四夔。李元平。及浩者。皆名過其實者也。自古不覈名實。而取名實不副之人。其不敗者幸也。

風流二語。銓衡之標準。月旦之憑依也。雅好人倫者。安可不服被斯言。

孔愉丁潭張洪陶

史臣曰。孔愉父子暨丁潭等。咸以篠蕩之材。邀締構之運。策名霸府。聘足高衢。歷試清階。遂登顯要。外宣政績。內盡謀猷。罄心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竝能保全名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貨。辭榮數畝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陶回陳邪佞之宜。遠明鬻賣之非宜。並補闕弼遺良。可稱也。

清芬昔人。

謝尚謝安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兼將相於
 中外、系存亡於社稷、負宸資之以端拱、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為
 謝氏乎、簡侯任摠中臺、效彰分閫、正議云唱、喪禮墮而復弘、遺音
 既補、雅樂缺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
 詠山林、浮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於攄薜蘿而韻
 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彞倫以之載、稷符堅百萬
 之衆、已瞰吳江、桓溫對巧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
 容而杜姦謀、宴衍而清羣、冠宸居、獲泰山之固、惟揚去累卵之危、

二十一 史記卷之九
斯為盛矣。然激繁會於暮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媮薄之俗。崇侈於畊戰之秋。雖欲混哀樂而同歸。齊奢儉於一致。而不知頽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期若是。珠稱貞幹。卒以忠勇垂名。混曰風流。竟以文詞獲譽。竝階時宰。無墮家風。奕萬以放肆為高。石奴以褊濁興累。雖粵微類。猶稱名實。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肥之役。勦寇望之。而土崩渦潁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鞏洛北定。幽燕廟算有餘。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王元美曰：謝安石格量弘齊，故是始興。以上人然大畧能因事。

為功矯情鎮物耳。淝水之勝。雖曰有天幸。而玄之善用兵。亦自有以制之。苻氏滅國十餘。擁百萬之衆。平襄而後。氣散江左。獨玄以北府偏師。躡濁當鋒。覆師斬將者。至再三。其膽力當何如哉。苻氏之亂。玄乘勝北討。而乃使劉牢之應。丕而戰。慕容垂人皆咎為失策。吾以為未為失也。枋頭之役。慕容垂之威畧。能使晉人龜奪。丕勝。垂丕可掩而取也。垂勝。丕則不可復制矣。蓋不得已。與丕合。牢之雖勇。非垂敵也。是故一敗而不復振。玄病。因之。豈非天哉。坦心進能。逸氣騰放。方葦蔚而晒。矚乃鱗次而駢。御可謂通衍。

者矣

王羲之許邁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
 綫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
 之竒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畧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為過
 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踈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
 但其體則古而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為瑕獻之雖
 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
 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
 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迹出擅名江表然僅得成

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卧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干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歛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翫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李卓吾曰。先生謂逸少識慮精深。有經濟才。而為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為累大矣哉。不知藝又安能累人。此藝之精極者。皆神人也。况翰墨之為藝哉。先生偏矣。先生蓋自寓也。王獻之離婚郗氏。與父爭名。不孝不義人也。縱書法盡美。何足比數。摹擬極工。風藻尤為奪目。

王遜蔡豹羊鑒劉胤桓宣毛寶劉遐鄧徽朱序

史臣曰晉氏淪喪播遷江表內難薦臻外虞不息經畧之道是所
未弘將帥之功無聞焉爾遜豹宣胤服勤於太興之間毛鄧劉朱
馳騫乎咸和之後雖人不逮古亦足列於當世焉

贊曰氣分淮海災流瀍澗履顛玄阮興微鴻雁鼓鞞在聽免且有
作。科。科。羣。英。勤。茲。王。畧。

贊更古藻

陳壽王長文虞傳司馬彪王隱虞預孫盛于寶鄧粲謝沉習
鑿齒徐廣

史臣曰古之王者咸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可以苜藜緹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允源將帥之子篤志典墳紹統戚藩之胤研稽載籍咸能綜緝遺文垂諸不朽豈必克傳門業方檀箕裘者哉處叔區區勵精著述混淆蕪舛良不足觀叔寧寡聞穿窬王氏雖勒成一家未足多尚

令升安國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書惜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墜鄧粲謝沉祖述前史葺宇重軒之下施牀連榻之上奇詞異義罕見稱焉習氏徐公俱云筆削彰善瘴惡以為懲勸夫蹈忠履正貞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彥威跡淪寇壤逡巡於偽國野民運遭革命流連於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夫史闕疑傳信彰往詔來是非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淫人懼其權甚重其心當公獎美戒惡文直事核方為實錄若愛憎任情抑揚逞臆其為舛戾何可勝言豈不犯神明之大忌乎如陳壽魏收者真史之蠹也壽故蜀臣浚又仕晉撰三國志於魏人

物若丁儀丁廙魏之有名者以覓米千斛於儀子不允不為立傳於蜀人物如諸葛亮者三國第一流也壽父為馬謖參軍謖以違節制被亮誅壽父亦坐髡諸葛瞻又輕壽故為亮傳言將畧非長何其謬也魏收在北齊神武朝脩魏史得陽休之力為其父固作傳固本以墨敗官飾之曰公事免爾朱榮於魏為賊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曲掩其惡僕射楊愔高德正勢傾一時收竝為其家作傳其他去取無章褒貶失實者不少投牒抗辨物議沸騰人病其穢蓋知道者方以載筆為懼而二子胡不然也初壽學於譙周周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然當被

損折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果以遭父喪使婢丸藥廢於蜀後。又坐不以母歸葬。貶於晉。收於溫子昇為後進。以忌相訾。收病篤以怒殺二妾。及病瘳復悲之作懷離賦。其人如此。惡知道耶。又惡能操三國魏史之定衡耶。善乎劉知幾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又曰。史如馬遷。猶不免退處士。進奸雄。史如班固。猶不免抑忠臣。飾主闕。信矣。史學之難也。安得起董狐。南史諸人。於九原而質之。提衡史冊之府。品題著作。揄抑人倫。克當其實。後莫能加也。

顧和袁環江道車胤殷覬王雅

史臣曰。爰在中興。玄風滋扇。溺王綱於拱默。撓國步於清虛。骨骸謇謬之風。蓋亦微矣。而君孝固情禮而違。顯命山甫。獻誠謹而振頽風。彥叔之兵謀。道載之正諫。洋洋盈耳。有足可稱。灌不屈節於權臣。績敢危言於賊將。道子殊物之禮。車胤沮之無懼。心仲堪反常之舉。殷覬折之以正色。求諸古烈。何以加焉。山松悅哀。挽於軒冕之辰。彥道歡博徒於衰經之日。天心已喪。其能濟乎。旋及於促齡。俄致於非命。宜哉。選意沉真。遺詞鏗鏘。是為全瑜之璧。

史記卷之九 王恭度楷劉牢之殷仲堪楊佺期 史臣曰生靈道斷忠貞路絕棄彼弊冠崇茲新履牢之事非其主抑亦不臣功多見疑勢陵難信而投兵散地二三之甚若夫司牧居愆方隅作戾口順勤王心乖抗節王恭鯁言時政有昔賢之風國寶就誅而晉陽猶起是以仲堪僥倖全期無狀雅志多隙佳兵不和足以亡身不足以靜亂也灑灑而談如度清夜之曲

王恭度楷劉牢之殷仲堪楊佺期

史臣曰生靈道斷忠貞路絕棄彼弊冠崇茲新履牢之事非其主抑亦不臣功多見疑勢陵難信而投兵散地二三之甚若夫司牧居愆方隅作戾口順勤王心乖抗節王恭鯁言時政有昔賢之風國寶就誅而晉陽猶起是以仲堪僥倖全期無狀雅志多隙佳兵不和足以亡身不足以靜亂也灑灑而談如度清夜之曲

劉毅諸葛長民何無忌擅憑之魏詠之

史臣曰。臣觀自古承平之化。必杖正人。非常之業。莫先奇士。當襄
晉陵夷之際。運玄僭擅之秋。外乏桓文。內無平勃。不有雄傑。安能
濟之哉。此歎子者。氣足以冠時。才足以經世。屬大亨歎窮之運。乘
義熙天啓之資。建大功。若軒園。翦羣凶。如拉朽。勢傾百辟。祿極萬
鍾。斯亦丈夫之盛也。然希樂陵傲。而速禍。諸葛驕淫。以成釁。造宋
而乖同德。復晉而異純臣。謀之不臧。自取夷滅。無忌挾功名之大
志。挺文武之良才。追舊而慟感時人。率義而響震勅敵。因機效捷。
處死不懦。比乎向時之輩。豈同日而言歟。

塵落慷慨豪氣直上

張軌張祚

史臣曰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玉關懸險。金城負固。有苗攸窳。帝舜
投而不羈。渠搜是居。大禹即而方叙。世途多難。嬰五郡以誰何。時
遇兵凶。阻三邊而高視。雖非久安之地。足為苟全之所乎。周公保
之而立功。士彥擁之而延世。摯虞觀象。記洪災之不流。侯瑾覘泉
知伯者之斯在。匪惟地勢。抑且有天道歟。茂駿重華。資忠踵武。崎
嶇僻陋。無忘本朝。故能西控諸戎。東攘巨猾。綰累葉之珪組。賦絕
域之琛寶。振曜遐荒。良由杖順之効矣。祚以卑孽。陰傾冢嗣。播有
茨於彤管。擬宸居於黑山。丁琪以切諫。遇誅夷。王鸞以讜言。嬰顯

魏境內雲擾，讐其竊名，卒致梟懸。自然之理也。純嘏微弱，竟亡其衆。奉身魏闕，齒迹朝流，再韻銀黃，祖德之延慶矣。
清華警策，靡氣盡滌。

涼武昭王

史臣曰：王者受圖，咸資世德。猶混成之先，大帝若一氣之生。兩儀是以中陽，勃興資泰。龍之構趾，景毫垂統。本吞鸞之開基，涼武昭王英姿傑出，運陰陽而締武應變之道。如神吞日月，以經天成物之功。若歲故能懷荒，弭暴開國。家宅五郡，以稱藩。屈三分而奉順。若乃詩褒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頌美公劉，末孫興配天之祚。或發迹於沂渭，或布化於邠岐。履篲創元天之基，疏涓開環海之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歸，非一朝之可致。累功積慶，其所由來遠矣。

氣則雲霞聲則金石宏議崇論麗句中絕少此奇觀。

二十一史論贊 晉書

唐太宗文皇帝御著 明 沈國元 閱

孝友 李密 王延 盛彥 王談 王衷 桑虞 何琦 孫登 吳達 顧舍 劉啟

大矣哉孝之為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彙以順名。功苞萬象。用之於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於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若乃博施備物。尊仁安義。柔色承顏。怡怡盡樂。擊鮮就養。疊疊忘劬。集包思藝。黍之動循。咳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道也。屬屬如在。哀哀罔極。聚薪流慟。銜索興嗟。灑風樹以墮心。頰寒泉而沫泣。遐遠之情也。審德筮仕。正務移官。居高匪危。在醜無爭。協脩升以匡化。



懷履冰而砥節。立身之行也。是以閔曾翼翼。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丞丞。弘七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贊。郭巨致錫金之慶。陽雍標蔣王之祉。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庶呈白毳。擾功文之廬。然則因被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綜。義歸一揆。夫天倫之重。共氣分形。心睽則葉穎荆枝。性合則華承棣萼。乃有推肥代瘦。狗急難之情。讓果同衾。盡懽愉之致。緬窺湘素。載流塵濁者歟。晉氏始自中朝。逮於江左。雖百六之災。適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猶為繼踵。王偉元之行已。許季義之立節。夏方盛彥。體至性以馳芬。庾袞。願舍篤友于而宣範。自餘羣士。咸標懿德。採其遺綯。足厲洗風。故著孝友篇。以續前史云耳。

史臣曰。尊親之道。禮經之明訓。孝友之義。詩人之美談。是知人倫之本。固茲攸尚。盛翁子立行。淳至素蓄。異才流勳。致其感通。舍哺伸其就養。載昌賞其清韻。陸雲嘉其茂德。王裒隱居不從其辟。行已莫逾其禮。枯柏以應其誠。驚雷以危其慮。永言董蔡。異時均美。許攷少而敏學。禮備在三。馴雉棲其梁棟。猛獸擾其庭圃。居喪之禮。實古今之所難焉。庾叔褒不匱表於執勤。則裕存乎敬業。幽顯不易其操。疫癘不駭其心。急病讓夷之規。有古人之風烈矣。孫登之匪懈。王談之復讐。仁人惜其亡。良守宥其罪。劉殷幼丁艱酷。柴

毀逾制發三冬之董賜七年之粟至誠之契義形於茲王延叩米
而召鱗肩席而清暑雖黃香孟宗抑為倫輩其餘羣子并孝養可
崇清風素範高山景行會其宗流同斯志也
言本至性不為芳華所掩

忠義

焦籍 周崎 王諒

帝忠 易雄 宋矩

辛勉 樂道 羅企生

劉況 劉敏元

虞悝 張禕

周該 沈勁

王育 韓階 吉挹

古人有言君子殺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又云非死之難處死
之難信哉斯言也。是知隕節苟合其宜義夫豈吝其沒捐軀若得
其所烈士不愛其存故能守鐵石之深衷厲松筠之雅操見貞心
於歲暮標勁節於嚴風赴鼎鑊其如歸履危亡而不顧書名竹帛
畫象丹青前史以為美談後來仰其徽烈者也。晉自元康之後政
亂朝昏禍難薦興艱虞孔熾遂使奸凶放命戎狄交侵函夏沸騰
蒼生塗炭干戈日用戰爭方興雖背恩忘義之後不可勝載而蹈

節輕生之士無乏於時至若稽紹之衛難與卞壺之亡軀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節邁解揚羅丁致命於舊君辛吉耻臣於戎虜張禕引鴆以全節王諒斷髀以厲忠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足以激清風於萬古厲薄俗於當年者歟所謂亂世識忠臣斯之謂也卞壺劉超鍾雅周虓等已入列傳其餘即叙其行事以為忠義傳用旌晉氏之有人焉

史臣曰中散以膚受見誅王儀以抗言獲戾時皆可謂死非其罪也偉元耻臣晉室延祖甘赴危亡所由之理雖同所趣之塗即異而並見稱當世樂芳竹帛豈不以君父居在三之極忠孝為百行

之先者乎且褒獨善其身不得全其孝而紹兼濟於物理宜竭其忠可謂蘭桂異質而齊芳誅得好韶武殊音而並美指出莫過大分或有論紹者以死難獲譏楊推言之未為篤論夫君天也天可讎乎安既享其榮危乃違其禍進退無據何以立人稽生之隕身全節用此道也此處得力先得其處當復何求為紹洗謗尤有關係史筆所爭是非全在此處得力

忠義傳 卷之四 四

良吏

魯先
鄧攸

胡威
吳隱之

杜軫

曹攄

范曄

丁紹

喬智明

漢宣帝有言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此則長吏之官實為撫道之本是以東里相鄭西門宰鄴潁川黃霸蜀郡文翁或吏不敢欺或人懷其惠或教移齊魯或政務寬和斯竝惇史播其德音良吏以為準的有晉肇茲王業光啓霸圖授才任能經文緯武泰始受禪更物君臨纂三葉之鴻基膺百王之大寶勞心庶績垂意黎元申勅守宰之司屢發憂矜之詔辭旨懇切誨諭殷勤欲使直道正身抑末敦本當此時也可謂農安其業吏盡其能者歟而帝寬厚足

以君人明威未能厲俗。政刑以之私謁。賄賂於此。公行結綬者。以放濁為通。彈冠者。以苟得為貴。流遯忘反。寢以為常。劉毅抗賣官之言。當時以為矯枉。察其風俗。豈虛也哉。爰及惠懷。中州鼎沸。逮於江左。晉政多門。元帝比少康之隆。處仲為梗。海西微昌邑之罪。元子亂常。既權偏。是憂故。羈縻成俗。蒞職者為身擇利。銓綜者為人擇官。下僚多英雋之才。勢位必高門之胄。遂使良能之績。僅有存焉。雖復茂弘以明允贊經綸。安石以時宗鎮雅俗。然外虞孔熾。內難方殷。而匡救彌縫。方免傾覆。弘風革弊。彼則未遑。今采其政績。可稱者。以為良吏傳。

史臣曰。魯芝等建旗剖竹。布政宣條。存樹威恩。沒留遺愛。咸見知明主。流譽當年。若伯武之潔。已克勤。顏遠之申寃。緩獄。鄧攸。羸糧以述職。吳隱酌水。以厲清。晉代良能。此焉為最。而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纆。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世英盡節。曹氏犯門。斬關。宣帝收雷霆之威。獎忠貞之烈。豈非既已在我。欲其罵人者歟。

棄子一段。議論極正。然皆事後追求。當其奔走宦俸時。焉能閑閑打算。伏只要存姪。以延兄祀。于造次顛沛中。為人所不能為。

之事真仁人真豪傑可質天地鬼神奈何以絕嗣少之張湯有後抑獨何歟

儒林

范平 崔游 王歡

文立 范隆 范弘之

陳印 杜夷

虞喜 董景

劉也 續咸

范毓 徐龜

徐苗 孔行

史臣曰范平等學府儒宇譽隆望重或質疑是屬或師範攸歸雖為未及古人故亦一時之後若仲寧之清貞守道抗志柴門行齊之居室屢空棲心陋巷文博之漱流枕石鏟跡銷聲宣子之樂道安貧弘風闡教斯並通儒之高尚者也而邈協和主相刊削繁辭可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舒元入叅機務明王賞其博聞出莅邊隅獷狄歛其明德弘之抗言立論不避朝權貶石抵溫斯為當矣遂乃厄於三愆以至陵遲悲夫

聲既清會辭又藻拔

文苑

應貞
束據

羅含
郭澄之

成公綏
褚陶
顧愷之

左思
庾闡

趙至
曹毗

鄒湛
李充

王況
袁宏

張翰
伏滔

夫文以化成惟聖之高義行而不遠前史之格言是以溫洛禎圖
綠字符其丕業苑山靈篆金簡成其帝載既而書契之道聿興鐘
石之文逾廣移風俗於王化崇孝敬於人倫經緯乾坤彌綸中外
故知文之時義大哉遠矣洎姬歷云季歌頌滋繁荀宋之流道源
自遠總金羈而齊騫揚玉軌而並馳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
變自時已降軌躅相趨西都晉馬耀靈蛇於掌握東漢班張發彫
龍於綈繫俱標稱首咸推雄伯逮乎當塗基命文宗鬱起三祖叶

其高韻。七子分其麗。則翰林總其菁華。典論詳其藻絢。彬蔚之美。競爽當年。獨彼陳王。思風通舉。備乎典奧。懸諸日月。及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擅銘山之美。陸機挺焚研之奇。潘夏連輝。頡頏名輩。茲綜採繁縟。抒軸清英。窮廣內之青編。緝平臺之麗曲。嘉聲茂迹。陳諸別傳。至於吉甫。太冲。江右之才。傑曹毘。庾闡。中興之時。秀信乃金相。王潤。陸會。川冲。埒美。前修垂裕。來葉令模。其鴻筆之彥。著之文苑云。

史臣曰。夫賞好生於情。劉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詠歌。而感召無象。風律殊製。至於應貞。宴射之文。極形言之。美華林羣藻。罕或

時。子安幼標明敏。少蓄清思。懷天地之寥廓。賦辭人之所遺。特構新情。豈常均之所企。大冲含豪。歷載以賦。三都士安見而稱善。華原覩而韜翰。匪惟高步當年。故以騰華終古。鄒湛之持論。棗據之緣情。實南陽之人傑。蓋潁川之時秀。季雅。擣屬道邁。風格成德。稱為泉岱之珍。固其然矣。彥伯未能混迹光塵。而屈乎卑位。釋時宏論。亦足見其志耳。季鷹縱誕。一時不邀名爵。黃花之什。濬發神府。仲初之文。風流可尚。擢秀士林。陽都之美。尤重時彥。曹毗沉研。秘籍。腕足下。秦綺靡。降神之歌。朗暢對儒之論。李尤之學。箴信清壯也。袁宏東征。名臣之作。抑滂陸之亞。玄度學藝。優瞻筆削。擅奇

降帝問於西堂故其榮觀也君章耀湘中之寶擬剗楚之材夢鳥
發乎精誠豈獨日者之蛟鳳長康矜能過實譚識取容而才多逸
氣故有三絕之目仲靜機思通敏延譽清流德輿西成之計取定
於微指者矣
贊曰爰豕垂法官徵流音美哉羣彥揚蕤翰林俱備振玉各擅錫
金子安太冲適文綺爛袁庚克愷緝藻震煥架彼辭人步超清貫
孫月峯曰贊語極似劉舍人
吳冰泉曰緣情持論此為文苑之月旦
參差跌宕俳體於烏一變

外戚羊瑒 王恂 庾亮 杜人 楊文宗 羊玄之

詳觀往誥逝聽前聞階緣外戚以致顯榮者其所由來尚矣而多
至禍敗鮮克令終者何哉豈不由祿以恩非德舉識慙明哲
材謝經通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
朝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奢既至釁隙隨之者乎是以
呂霍之家誅夷於西漢梁鄧之族勒絕於東都其餘干紀亂常害
時蠹政者不可勝載至若樊靡卿之父子竇廣國之弟兄陰興之
守約戒奢史丹之掩惡揚善斯並后族之所美者也由此觀之干
時縱溢者必以凶終守道謙冲者永保貞吉古人所謂禍福無門

十一史論續 卷之十 外戚傳 十

惟人所召。此非其效。歟。逮於晉。難始自官掖。楊駿藉武帝之寵。私叨竊非據。賈謐乘惠皇之蒙昧。成此厲階。遂使悼后遇雲林之災。愍懷濫湖城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宗廟以之顛覆。黎庶於焉殄瘁。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其此之謂也。爰及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門領袖。既而職兼出納。任切股肱。孝伯竟以亡身。元規幾於敗國。豈不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之固求出鎮。用能全身遠害。有可稱焉。賈克楊駿。庾亮王獻之。王恭等已入列傳。其餘即叙其成敗。以為外戚篇云。

史臣曰。羊琇託肺腑之親。處多聞之益。遭逢潛躍之際。預參經始。

之謀。故得繼繼恩私。便蕃任遇。憑寵靈而逞欲。恃勢位而驕陵。屢犯憲章。頻干國紀。幸逢寬政。得免刑書。王愷地即涇陽。家承世祿。曾弗聞於恭儉。但崇縱於奢淫。競爽於季倫。爭先於武子。既塵清論。有戮王猷。雖復議行易名。未足懲惡。勸善弘理。儀形外朗。季野神鑒內融。仲祖溫潤。風流幼道。清虛寡慾。皆擅名江表。見重當時。豈惟后族之英華。抑亦搢紳之令望者也。

先貶後褒。是作論一法。至其競爽流暢。則辭家之榮觀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隱逸

孫登 伍朝

董京 魯褒

宋沖 范祭

任旭 郭文

董養 郭琦

孟陋 韓績

石坦

楊軻 宋織

郭公孫 郭翻

辛謚 公孫永

劉麟之 張忠

戴逵

陶澹 謝敷

陶潛

熊玄之

郭瑀

陶澹

戴逵

張忠

石坦

若夫亨昊垂景少微以纏其次文繫探幽貞遜以成其象故有避
於言色其道聞乎孔公驕乎富貴厥義詳於孫子是以處柔伊存
有生之恒性在盈斯害惟神之常道古先智士體其若茲介焉超
俗浩然養素藏聲江海之上卷迹翬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寢巢
而翳其耀良畫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心玉輝冰潔川亭嶽峙脩
至樂之道固無疆之休長往邈而不追安排宵而無悶脩身自保

悔吝弗生。詩人考槃之歌。抑在茲矣。至於體天作制之后。訟息刑
消之時。尚乃仄席幽貞。以康神化。徵聘之禮。責於巖穴。玉帛之贄。
委於室衡。故月令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斯之謂歟。自典午
運開。苟求隱逸。譙元彥之杜絕人事。江思悛之嘯詠林藪。峻其貞
白之執。成其出塵之迹。雖不應其嘉招。亦足激其貪競。今美其高
尚之德。綴集于篇。

史臣曰。君子之行。殊塗顯晦。之謂也。出則允釐庶政。以道濟時。處
則振拔蒿埃。以卑自牧。詳求厥義。其來遠矣。公和之居窟室。裳唯
編草。誠叔夜而凝神。鑒威輦之處。荒祠衣無全帛。對子荆而陳貞。

則並滅景而弗追。柳禽尚平之流。夏統遠通。稱其孝友。宗黨高
其諒直。歌小海之曲。則伍胥猶存。固貞石之心。則公閭猶愧。時幸
洛濱之觀。信乎茲言。宋纖幼懷。遠操清規。映拔揚宣。頌其畫象。馬
友歎其人。龍玄虛之瑞。實斯為美。餘之數子。或移病而去官。或著
論而矯俗。或箕踞而對時人。或弋釣而棲衡泌。含和隱璞。乘道匿
輝。不屈其志。激清風於來葉者矣。

王元美曰。傳隱逸者三十五人。而合者不十之七。范承明。魏氏
之忠義也。辛叔重。冉氏之龔勝也。龔子偉。孝行士也。而有俠烈
風。夏仲御。行恠者也。而近戲。宋令文。郭元瑜。竊邦之陪臣也。戴

安道末世之通士也。夫隱逸者夷穆而近道，遯晦而挫名。孫公和董威輦郭文舉索偉祖陶處靜，其至矣哉。譙元彦朱臣客楊軻次之，軻之不幸而不得死，非自致也。劉子驥之仁也而不能忘疎也，陶元亮之達也而不能忘言也。夫所以不能忘者，名之根也。又次之矣。雖然，元亮之所為次，以隱第附於節為近。有蘭菊之冲寂，有桃李之芳菲。

藝術

陳訓 嚴卿

戴洋 陳焯

韓友 卜瑀

淳于智 鮑倩

步熊 吳猛

杜不愆 幸靈

王嘉 臺產

佛圖澄

郭馨

麻襦 鳩摩羅什

單道開

黃泓 沙門曇霍

孟欽

王嘉 臺產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亡，省禍福。曰

神與智藏，往知來，幽替冥符，弼成人。事既興，利而除害，亦威衆以

立禁。所謂神道設教，率由於此。然而詭託近於妖，妄迂誕難可根

源。法術紛以多端，變態諒非一緒。真雖存矣，偽亦憑焉。聖人不語

怪力亂神，良有以也。逮丘明首唱，叙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援龜

策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絕書。漢武雅好神僊，世祖尤耽讖術。遂

使文武五利，逞詭詐而取寵榮。尹敏桓譚由忤時而嬰罪戾，斯固

通人之所蔽。千慮之一失者乎。詳觀衆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載籍。既務在博聞。筆削則理宜詳備。晉謂之乘。義在於斯。今錄其推步尤精。技能可紀者。以為藝術傳式。備前史云。史臣曰。陳戴等諸子。並該洽墳典。研精數術。究推步之幽微。窮陰陽之秘奧。雖前代京管。何以加之。郭曆知有晉之亡。姚去姚以寇。晉追兵。奄及致覽。中塗斯則遠見。秋毫不能近知。目睫澄什。爰自遐裔。來游諸夏。什既也。見星象。澄乃驅役鬼神。並通幽洞。冥垂文。闡教諒見。珍於道藝。非取貴於他山。姚石奉之。若神良有以也。鮑

吳王幸等。或假靈道訣。或受教神方。遂能狀勝禳灾。隱文彰義。雖獲譏於妖妄。頗有益於世用者焉。然而碩學通人。未宜枉轡。始猶暗絕。終則明規。距邪闢正之心。皎於星日。

卷之十一 藝行傳

烈女

陸氏 辛憲英
劉娥 張氏

嚴憲 荀灌
王廣女 蘇氏

鍾琰 謝道韞
毛氏 靳康女

曹氏 龍隣
宋氏 楊氏

周氏 閻氏

杜氏 劉氏
薛氏 后尹氏

夫三才分位。室家之道。克隆二族。交歡貞烈之風。斯著。振高情而獨秀。魯冊於是。飛華挺峻。節而孤標。周篇於焉。騰茂徽烈。兼劭柔順。無愆。膈代相望。諒非一緒。然則虞興。媯汭。夏盛。塗山。有城有婆。廣隆殷之業。大姪大妣。衍昌姬之化。馬鄧恭儉。漢朝推德。宣昭懿淑。魏代揚芬。斯皆禮極中闈。義殊月室者矣。至若共姜誓節。孟母求仁。華率傳而經齊。樊授規而霸楚。譏文伯於奉劍。讓子發於分菽。少君之從約禮。孟光之符隱志。既昭婦則。且推母儀。子政緝之。

於前元凱編之於後具宣閨範有裨陰訓故上從泰始下迄恭安
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加撰錄為之傳云或位極后妃或事因夫
子各隨本傳今所不錄在諸偽國暫阻王猷天下之善足以懲勸
亦同搜次附于篇末

孫月峯曰清華不靡允為正始之音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彰勁心於後凋橫流在辰表貞期於上德匪

伊君子抑亦婦人焉此段說古立傳本意自晉政陵夷罕樹風檢虧閑爽操相趨成俗

薦之以劉石汨之以符姚三月歌胡唯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

微戀舊之情馳驚風埃脫落名教頹縱忘反於茲為極至若惠風

之數喬屬道韞之對孫恩荀女釋急於重圍張妻報怨於強寇借
登之后蹈死不迴偽篡之妃捐生匪吝宗幸抗情而致天王斬守
節而就終斯皆冥踐義途因教至聳清漢之喬葉有裕徽音振
幽谷之貞徒無慙雅引比夫懸梁靡顧齒劍如歸異日齊風可以
激揚千載矣

岳舜牧曰辛憲英女流也觀其料懿之就事揣會之異志一一
若觀火此其識已不凡矣若其勸弟之守義戒子之仁恕皆正
大之論前乎此者有二母焉范母憫子瀉曰子與李杜同死死
亦何恨嚴母責子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憲英之訓可

女傳

與范嚴二母之訓。茲垂汗青。至以丕喜立。而卜魏之將亡。此從人事反常。卜國運不永也。縉紳空負才名。寧無厚顏乎。刺淫風於雅詞。傳貞操於漆筆。上振王綱。下扶俗化。史權之重。良匪輕俾。

四夷

夫餘馬韓辰韓肅慎倭人禰離等小國為東夷。吐谷渾馬耆龜茲大宛康居大矣為西夷。林邑扶南為南蠻。匈奴為北狄。

夫恢恢乾德萬類之所資。始蕩蕩坤儀九區之所均。載考羲軒於往統。肇承天而理物。凡於前辟。爰制地而疏疆。襲冠帶以辨諸華。限要荒以殊遐裔。區分中外。其來尚矣。九夷八狄。被青野而亘玄方。七戎六蠻。繇西宇而橫南極。繁種落異君。長遇有道。則時遵殷教。鍾無妄則爭肆虐。劉趨扇風塵。蓋其常性也。詳求遐議。歷選深謨。莫不待以羈縻。防其猾夏。武帝受終。哀魏廓境。全吳威畧。既申。招攜斯廣。迷亂華之議。矜來遠之名。撫舊懷新。歲時無怠。凡

四夷入貢者有二十三國。既而惠皇失德，中宗遷播，凶徒分據，天邑傾淪，朝化所覃，江外而已。賤貢之禮，於茲殆絕。殊風異俗，所未能詳。故採其可知者為之傳云。北狄竊踞中壤，備於載記，在其諸部種類，今畧書之。

史臣曰：夫肖形稟氣，是稱萬物之靈。繫土隨方，迺有羣分之異。蹈仁義者為中寓，肆凶獷者為外夷。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夷狄之從名教，所絕鬪邊，候隙自古為患。稽諸前史，憑陵匪一。軒皇北逐，唐帝南征，殷后東戡，周王西狩，皆所以禦其侵亂也。嬴劉之際，匈奴最疆，元戎之間，呼韓委質。漢嘉其節，處之中壤，歷年斯永，種類逾繁。舛踣殊名，不可勝載。爰及秦始，匪革前迷，廣關塞垣，更招種落。

納萎莎之後，附育鞠之新降。接帳連鞞，充郊掩甸。既而沸脣成俗，鳴鏑為羣。振鷓響而挺突，恣狼心而逞暴。何楨縱策，弗沮於姦萌。郭欽馳疏，無救於妖漸。未環星紀，坐傾都邑。黎元塗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武皇之失也。吐谷渾分緒，偽燕遠辭。正嫡率東胡之餘衆，奄西羗之舊宇。網疎政暇，地廣兵全。廊萬里之基貽，一匡之訓。弗忘忠義，良可嘉焉。吐延風標宏偉，見方於項籍。始遵朝化，遷天於姜聰。高節不羣，亦殊藩之秀也。葉延至孝，寄新哀於射草。辟奚溪友，邁古烈於分荆。視連蒸蒸光奉先之義，視羆矯矯蘊經。

二十一 史論 卷之十一 王敦沈充
時之畧。洛于童幼。早擅英規。未聘雄心。先摧凶手。奉順者必敗。豈
夫亡晉乎。且渾虜連枝。生自邊極。各謀孫而翼子。咸革裔而希華。結○慶○諄○諄○風○
虜胤姦凶。假鳳圖而竊蹄。渾嗣忠謹。距龍涸而歸誠。懷姦者數世。勸○良○史○之○心○畢○露○
而亡。資忠者累葉。彌劭積善。餘慶斯言信矣。
雅麗秀逸。遂使遐荒殊俗。並耀文明之宇。至於中國處置之可
否。外戎立心之忠。凶盛哀延。促因不悉。舉可見五寸之內。陶鑄
無私。千載之下。慕義曷極。其能與六經並傳。非無以也。

王敦沈充桓溫孟嘉

史臣曰。桓溫揚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人。夙標令譽。
時既豺狼孔熾。疆場多虞。受寄扞城。用恢威畧。乃踰越險阻。戡定
岷峩。獨尅之功。有可稱矣。及觀兵洛。油脩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
三輔。雖未能集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既而搃戎馬之權。居形
勝之地。自謂英猷不世。勲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企景
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瞬睨漢廷。窺覩周鼎。復欲立奇功於趙
魏。允翹望於天人。然後步驟前王。憲章虞夏。逮乎石門路阻。襄邑
兵權懟謀。畧之畢造。耻師徒之撓敗。遷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展

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弗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極光寵。沒享哀榮。是知朝政之無疆。主威之不立也。

朱紫陽曰。溫人三秦。王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

古語云。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亂。方是時也。姑無論智力。而先應之以器。可哉。孟嘉與桓大司馬。飲於龍山。落其帽。不為沮。吏取冠之。亦不為沮。故有時名。斯亦器之謂歟。

賈曰。播越江濱。政弱權分。元子恃力。處仲矜勲。迹既陵上。志亦無

君罪。浮泥。穢心。窺舞。禹樹。威外。畧稱。兵內。侮補論之惟身與嗣。竟罹。齊斧。

陳大士曰。溫既懷奸。顧欣追越。石耻比王敦。又何解也。馭得其道。未必不為能臣。論設案。贊設斷。斧鉞凜然。不為寬假。

桓玄下範之殷仲文

史臣曰桓玄篡山父之餘基挾姦回之本性含怒於失職苞藏其
豕心抗表以稱寃登高以發憤觀釁而動竊圖非望始則假寵於
仲堪俄而戮殷以逞欲遂得據全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晉政之
陵遲乘會稽之醜營縱其狙詐之計扇其陵暴之心敢率犬羊稱
兵內侮天長喪亂山力實繁踰年之間奄傾晉祚自謂法堯禪舜
改物君臨鼎業方隆卜年惟永俄而義旗電發忠勇雷奔半辰而
都邑廓清踰月而山渠即戮更延隆慶復振頹綱是知神器不可
以闇干天祿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王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龍

宮鳳歷表其祥。彤雲玄石呈其瑞。然後光臨大寶。克享鴻名。允俟
后之心。副樂推之望。若桓玄之么麼。豈足數哉。適所以千紀亂常。
傾宗絕嗣。肇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讀前半甚恨。後半甚快。喜順惡逆。人心皆然。

王彌張昌陳敏王如杜曾杜歿王機祖約蘇峻孫恩盧循譙
縱

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禍起蕭牆。毒疇函夏。九州波駭。五嶽
塵飛。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彌好亂。樂禍挾詐。懷姦命儔。嘯侶伺
間。侯隙助悖。逆於平陽。肆殘忍於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
邦國軫麥秀之哀。宮廟興黍離之痛。豈天意乎。豈人事乎。何醜虜
之禍狂。而亂離之斯瘼者也。張昌等或鷓張淮浦。或蟻聚荆衡。招
烏合之凶徒。逞豺狼之貪暴。憑陵險隘。屈強江湖。未淹歲稔。咸至
誅戮。實自取之。非為不幸。峻約同惡。相濟生此。亂階孫盧同類。相

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掃地。災殄滔天。雖樊謝之毒。被舍靈。李郭之禍。延宮闕。方凶比暴。弗是加也。譙縱乘茲罅隙。肆彼姦謀。旋踵而亡。無足論矣。

覽變亂之多端。覺感憤之橫集。

前趙劉元海。劉和。劉宣。劉聰。陳元達。劉曜。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以封畿。窺我中釁。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襄王失御。戎馬生於關洛。至於冥強弱。妙兵權。體興衰。知利害。於我中華。未可量也。況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皇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秩啓興王之器。骨都論尅定之秋。單于無北顧之懷。儉狃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茲為不仁矣。若乃習以華風。溫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雖復石勒稱藩。王彌

效歎終為夷狄之邦。未辯君臣之位。至於不遠。儒風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義而盜之者。烏偽主斯亡。玄明篡嗣。樹恩戎旅。既惣威權。關河開曩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則信不由中。自乖弘遠。貌之為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善。佞人方嚮。茲后載馳。閣豎類於迴天。凝科踰於炮烙。遣豺狼之將。逐鷹犬之師。懸旌俯渭。分麾洛鐵。馬陵山胡笳。遵渚粉忠貞於戎手。聚搢紳於京觀。先王井賦。乃眷維來。舊都宮室。咸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灑淚。若乃上古敦龐。不親其子。功成高讓。歸諸有德。爰及三代。乃用干戈。將以拯厥版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殷之列辟。載旆乘時。興兵

誓野。投焚既隕。可以絕言。而輕呂苟揮。形弧三發。豈若響清蹕於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之館。故知黔首來蘇。居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胡寇不仁。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庾珉之淚。既盡。辛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為難。弘在三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自古篡奪於斯。為甚是。以灾氣呈形。賊臣苞亂。政荒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虓勇。運偶時艱。用兵則王翦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而承基醜類。或有可稱。子遠納忠。高旌整偃。和苞獻直。鄧明罷觀。而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自絕疆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

駭戰士而霄奔酌我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興歟何不支之甚也

孫月峯曰駢而能流

筆勢騰湧有後浪催前浪之妙

趙後石勒石季龍

史臣曰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騁暴戎狄之舉也蠢茲雜種自古為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况乃入居中壤窺我王政乘馳紊之機覩危亡之隙而莫不嘯羣鳴鏑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羗渠見奇醜顛聞鞞上黨季子鑒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為亂及惠皇失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賧蠃徒來間煽禍虔劉我都邑剪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沉航於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魂於龍漢豈天獸晉德而假茲妖孽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勇奇謀間發猛氣橫飛遠蟻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詞個儻焚元

起於苦縣。陳其亂政之讐。戮彭祖於襄國。數以無君之罪。於是降
躡燕趙。并吞韓魏。杖奇材而竊徽蹄。擁舊都而抗王室。褫璽裘。襲
冠帶。釋介冑。開庠序。鄰敵懼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納貢。則古之
為國。曷以加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厥無謀。身
隕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龍心昧德義。初而輕險。假
豹姿於羊質。聘梟心於狼性。始懷怨懟。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
勞役繁興。畚鍤相尋。干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慄慄遺黎。求
哀無地。戎狄殘獷。斯為甚乎。既而父子猜嫌。兄弟讐隙。自相屠鯨。
取笑天下。墳土未燦。禍亂薦臻。釁起於張豺。族傾於冉閔。積惡致

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為咎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
殄。晉人既窮其酷。永曾之誅。羯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淒情快筆。有無限不平。而託之果報。豈作史得已之心哉。

前慕容氏 虜 魏 雋 暉

史臣曰觀夫牝陰衍氣配虜彙生隔閭諸華聲教莫之漸雄據殊
壤貪悍成其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紊紀典午握符推亡
之功掩岷吳而可錄御遠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廆英姿偉量
是曰邊豪豐迹姦圖寔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邕象
龔致罰昭大訓於姚典況乎放命挺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屠城
畧地騁其蝥賊既而二帝邁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鐸啓金陵之
祚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匡主之節俟國泰而將徇
適所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款哉然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勸農

來敦地利任賢士。該時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元真體貌不怕暗符天表。沉毅自處。頗懷奇畧。於時羣雄角立。爭奪在辰。顯宗主祭於冲年。庾亮竊政於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遂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騫。則烏丸卷甲。建旆東征。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王。不待朝命。昔鄭武職居三事。不改伯。齊桓績宣九合。位止為侯。瞻曩烈而功微。徵前經而禮緣。豁壑難滿。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以機斷。因石氏之釁。首圖中原。燕士協其籌。冀馬為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拔堅城。氣讐傷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敦。在躬遠竊。鴻名

倫安寶籙。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徒。宰割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之由。非夫天厭素靈。而啓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茂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挫謀。於是陷金墉。而款河南。包銅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遺黎。企鄴宮。而授首。當此之時也。凶威轉熾。及玄恭即世。虐媪亂朝。垂以勲德。不容評以黷貨。干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讒人襲交亂之風。輕鄰反速。其咎禦敵。罕脩其備。以攜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不交。白溝淪境。衝輞暫擬。紫陌城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郢覆。終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一謂也。

警鍊弘雅聲光湛蔚。

前符氏 洪 健 生 隆 融 朗 玉 登

史臣曰自兩京珍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宸遷鼃龜之
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庶之泣駟若瞻鳥之靡定符洪檀蠻
陬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蔓毒未
逞狼心健既承家克隆凶緒率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
巖險摠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姦雄有可言矣長
生慘虐稟自率由觀辰象之灾謂法星之夜飲恐生靈之命疑猛
獸之朝饑但肆毒於刑殘曾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亦宜乎永
固雅量瓌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挺草付之休徵尅翦姦回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十符氏 三十

慕承偽歷。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
猛以用賢典以宏材。締軍國。符融以懿威。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進規謨。鄧張
以忠勇。恢威畧。雋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
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宅心。因
止馬而獻歌。託栖鸞以成頌。因以功侔曩烈。豈直化洽當年。雖五
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以夸世。懷諫遠謀。輕敵怒鄰。窮兵黷武。
懟三正之末叶。耻五運之猶乘。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
羊之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鸞禹穴。駐蹕
疑山。疏爵以侯楚材。築館以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順。神理害盈。
雖於涿野之疆。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兇渠候隙。狡寇伺間。步搖啓
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社遷於他族。身首罄於賊臣。貽戒將來。
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豈不謬哉。符丕承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
天之所廢。人不能支。符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敵。
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王弼洲曰。工鍊。

蔡伯宗曰。符堅伐晉。有平吞之勢。而何以致敗。其故有二。堅在
行。而將帥之志多不得展。其用舍。割而先壽春。則不能弘。摠上
流。失控要之法。且散氏於中土。而留鮮卑及羗於肘腋之下。罄

國南下則關中根本之地擁衛無幾矣。是以慕容煽叛而鮮卑之在秦者蜂起應之。羗從而訐焉。踰歲國滅。雖曰天事亦孰非堅之失策。貽厥喪哉。寫符堅興廢之故。宛宛在目。要不外於任人自用四字。

後姚氏 弋仲 襄 長 興 泓

史臣曰。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寇乘機而未寧。戎馬交馳而不息。晦重氛於六漠。鼓洪流於八際。天未厭亂。凶旅實繁。弋仲越自金方。言超石氏。抗直詞於暴王。闡忠訓於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鳴哀之義。有足稱焉。景國弱歲。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斯言。遷踐迷途。良可悲矣。景茂因仲襄之緒。躡符亡之會。嘯命羣豪。恢弘霸業。假容冲之銳。俯定函秦。挫雷惡之鋒。載寧東北。在茲新畧。實冠函徒。列樹古雅而表新營。雖云効績。薦棘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斯為幸也。子畧尅推勅敵。荷成先構。虛襟訪道。側席

求賢敦友弟以睦其親明賞罰以臨其下英髦盡節爪牙畢命取
汾絳臨許洛款借燕而藩偽蜀夷隴右而靜河西俗阜年豐遠安
通輯雖楚莊秦穆何以加焉既而逞志矜功弗虞後患宛似商酌都於
禿髮授朔方於赫連專已生災邊城繼陷詎諫招禍蕭牆屢發戰
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騁彼雄圖被深恩於介士翻崇詭說加殊
禮於棄門當有為之時隸無為之業麗衣腴食殆將萬數析實談
空靡然成俗夫以漢朝殷廣猶鄙鴻都之費况乎偽境日侵寧堪
永貴之役儲用殫竭山林有稅政荒威挫職是之由坐致淪昏非
天喪也元子以庸懷之質屬傾擾之餘內難方殷外禦斯輟王師

杖順弭節而下長安凶嗣失圖係組而降軹道物極則反抑斯之
謂歟

不獨刻責妙在似與商確而開其悔悟之門為後人指南不淺

卷之十一
魏書

後蜀李氏特流庠雄班期壽勢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踰梁之患漢祚斯永宣后興渡湟之師是知戎狄亂華釁深自古況乎巴濮雜種厥顛實繁資剽竊以全生習獷悍而成俗李特世傳兇狡早擅梟雄太息劔門志吞井絡屬晉綱之落紐乘羅侯之無斷騁馬屬捷同聲雲集殲珍蜀漢薦食巴梁沃野無半菽之資華陽有折骸之費益上失其道覆敗之至於斯仲雋天挺英姿見稱竒偉推鋒累載克隆霸業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陽之故地薄賦而綏弊俗約法而悅新邦擬於其倫實孫權之亞也若夫立子以嫡往哲通訓繼體承基前修茂範而

二十一 史論贊

卷之十 李氏

三十四

大來堂

雄聞經國之遠圖，蹈匹夫之小節，傳大統於猶子，託疆兵於厥胤。
祚運不長，有同螢、爵、可、傷、可、嘆。遺骸莫歛，尋戈之釁已深，星紀未周，傾巢之變便及。雖云天道，抑亦人謀。班以寬愛，罹灾期以暴戾，連禍殊塗，並失異術，同亡武者，憑籍世資，窮兵竊位，罪百周帶，毒甚楚圍，獲保歸全，何其幸也。子仁承緒，繼傳昏虐，驅率餘燼，敢距大邦，授甲晨征，則理均於困獸，斬關霄遁，則義殊於前禽，宜其懸首國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亦優乎。適邁能營所欲言。

後涼呂氏光 慕隆

史臣曰：自晉室不綱，中原蕩析，符氏乘釁，竊踞神州，世明委質，偽朝位居上將，爰以心膂受賑，遐征鐵騎，如雲出玉門，而長驚瑯戈，耀景捐金丘，而一息蕞爾夷陬，承風霧卷宏圖，壯節亦足稱焉。屬永固運銷，羣雄競起，班師右地，便有覬覦，於是結六戎，潛窺鴈鼎，并吞五郡，遂假鴻名，控黃河以設險，負玄漠而為固，自謂克昌霸業，貽厥孫謀，尋而耄及政昏，親離衆叛，瞑目甫爾，釁發蕭牆，紹纂凡才，負乘致寇，弘超兇狡，職為亂階，永基庸庸，面縛姚氏，昔寶融歸順，榮煥累葉，隗囂干紀，靡終身世，而光棄茲勝，獨遵彼覆車。

十數年間終致殘滅。向使矯邪歸正，革偽為忠，鳴檄而蕃晉朝，仗義而誅醜虜，則燕秦之地可定，桓文之功可立。郭曆段業豈得肆其姦蒙，遜烏孤無所窺其隙矣。而猥竊非據，何其謬哉。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其人而處其位者，其禍必速。在其位而忘其德者，其殃必至。天鑒非遠，庸可濫乎。有識之言，恤乎呂氏未之前聞也。

後燕慕容垂等 寶 威 熙 雲

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雄方擾。市朝屢改，艱虞靡息。慕容垂天資英傑，威震本朝，以雄畧見猜，而庇身寬政，永固受之。而以禮道明事之，而畢力。然而隼質難羈，狼心自野。淮南失律，三錫之謀已構；河朔分麾，五木之祥云啓。斬飛龍而遐舉，踰石門而長邁。遂使翟氏景從，鄴師霄逸。收羅趙魏，驅駕英雄。扣囊餘竒，摧五萬於河曲；浮船祕策，招七郡於黎陽。返遼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類帝裡宗，僭擬斯倫。夫以重耳歸晉，賴五臣之功；句踐紹吳，資五千之卒。惡有業殊二霸，衆微一旅。倚拔而傾

二十一 史論贊 卷之十 慕容垂等 三十六

山嶽騰嘯而御風雲。雖衛人忘亡，復傳於東國。任好餘裕，伊媿於西鄰。信符氏之姦回，非晉室之鯨鯢矣。寶以浮譽，獲升峻文。御俗蕭牆，內憤勅敵。外陵雖毒，不被物而惡足。自勦盛則孝友，冥符文武不墜。韜光而夷讐，賊罪已而遜高危。翩翩然濁世之佳虜矣。熙乃地非與主，舉因淫德。驟戎之態，取悅於匡牀。玄妻之姿，見哥於鬢髮。蕩輕舟於曲光之海，望朝涉於景雲之山。飾土木於驕心，窮怨嗟於蕞壤。宗祀夷滅，為馮氏之驅除焉。博深典雅，此清明之奏。非蠅蛙之音也。為之式聽。

乞伏氏

北秦乞伏國仁

馮素弗 熾磐

史臣曰：夫天地閉，大禘生。雲雷屯，羣凶作。自晉室遭孽，胡兵肆禍。封城無紀，干戈是務。國仁陰山遺囑，難以義服。伺我阡危，長其陵暴。向使偶欽明之運，遭雄畧之主。已當褫魂沙漠，請命藁街。豈暇竊據近郊，經綸王業者也。軋歸智不及遠，而以力詐自矜。陷呂延之師，好謀潛斷。俘視羶之衆，威策遐舉。便能誓汧隴之餘卒，窺嶠函之與區。秣疲馬而宵征，翦勅敵而朝食。既而控弦鳴鏑，厥志未逞。沮岸崩山，其功已喪。履重氣於外難，幸以計全。貽巨釁於蕭牆，終成凶禍。宜哉熾磐叱咤風雲，見機而動。牢籠僞傑，決勝多奇。故

能命將掩澆河之首。臨戎襲樂都之地。不盈數載。遂隆偽業。覽其遺業。盜亦有道乎。

史臣曰。自五胡繼。隱九域淪胥。帝里神州。遂混之於荒裔。鴻名寶位。咸假之於雜種。嘗謂戎狄凶器。未窺道德。欺天擅命。抑乃其常。而馮跋出自中州。有殊醜類。因鮮卑之昏虐。亦盜名於海隅。然其遷徙之餘。少非雄傑。幸以寬厚為眾所推。初雖砥礪。終罕成德。舊史稱其信惑妖祀。斥黜諫臣。無開馭之才。異經決之士。信矣。速禍致寇。良謂在茲。猶能撫育黎萌。保守疆宇。發跡施令。二十餘年。豈天意乎。非人事也。

楚激

南涼 秃髮氏 烏孤 利麻孤 俾檀

史臣曰。秃髮累葉。酋豪擅疆。邊服控弦。玉塞躍馬。金山候滿。月而窺兵。乘折膠而縱。鎬禮容。弗被聲教。斯阻烏孤。納符渾之策。治兵以討。不賓。庶孤從史。罵之言。建學而延。曹子遂能開疆。河右抗衡。疆國道由。人弘抑此之謂。俾檀承累捷之銳。藉二昆之資。摧呂氏。算無遺策。取姑臧。兵不血刃。武畧雄圖。比蹤前烈。既而叨竊重位。盈滿易朝。窮兵以逞其心。縱慝自貽其弊。地奪於蒙遜。勢劔於赫連。覆國喪身。猶為幸也。昔宋瑒好戰。致災於華督。楚靈黷武。取殺於乾溪。異代同亡。其於俾檀見之矣。

史記卷之十一
宗學則治佳兵不祥其効甚速此論最為明切

燕南慕容德等 德 超 鍾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聞其節君存遽踐其位豈人理哉然稟倣儻之雄姿韞從橫之遠畧屬分崩之運成角逐之資跨有全齊竊弄神器撫劍而爭衡秦魏練甲而志靜荆吳崇儒術以弘風延讜言而厲已觀其為國有足稱焉超繼已成之基居霸者之業政刑莫恤政游是好杜忠良而讒佞進暗聽受而勲戚離先緒俄頽家殷莫振陷宿豫而胎禍啓大岷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為墟迹其人謀非不幸也

事業大小不同而得失存亡之理則一本此立論鮮有失指

北涼沮渠蒙遜

史臣曰蒙遜出自夷貊擅權邊塞屬呂光之悖德深懷仇弼之冤
推改業以濟時假以陳吳之事稱兵白澗南涼請和出師丹嶺北
寇賓服然而見利忘義苞禍滅親雖能制命一隅抑亦備諸凶德
者矣

質浮清馨聲越孤桐

夏赫連勃勃

史臣曰赫連勃勃獯醜遺類入居邊宇屬中壤分崩緣間肆恣控
弦鳴鏑據有朔方遂乃法玄象以開宮擬神京而建社竊先王之
徽號備中國之禮容驅駕英賢闢關天下然其器識高爽風骨魁
竒姚興觀之而醉心宋祖聞之而動色豈陰山之韞異氣不然何
以致斯乎雖雄畧過人而凶殘未革飾非距諫酷害朝臣部內囂
然忠良卷舌滅亡之禍宜在厥身猶及其嗣非不幸也
黜染處幾於化菟為榮

